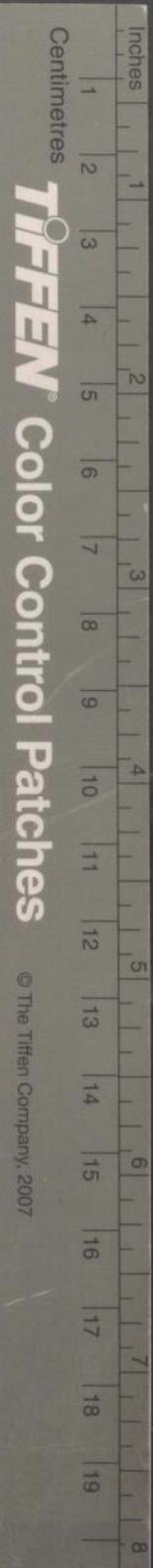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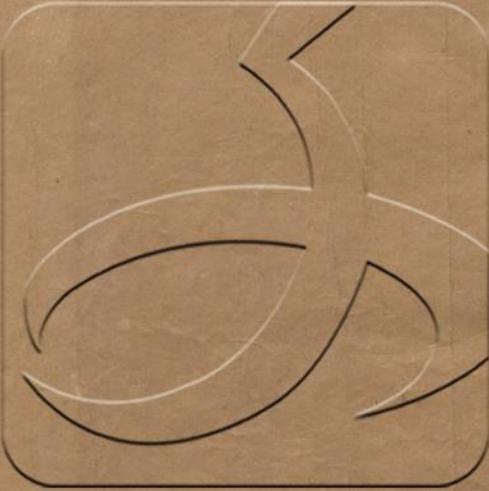


22-6523
6762.0731
=i4



黔縣志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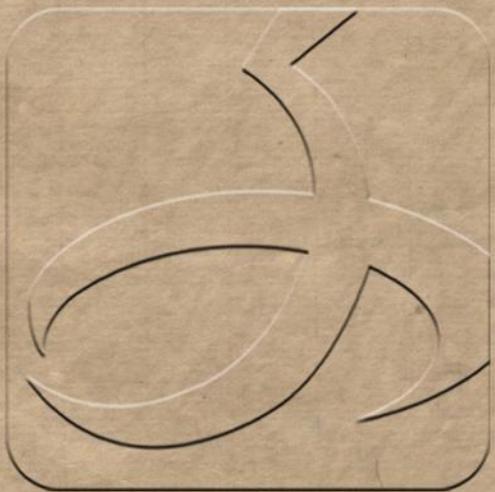
藝文志

國朝文

林厯山記

黔城西南十里而遙有林厯山焉在南山之陽丁峯之偏
 卽三國史所載孫吳賀齊平陳僕祖山處也山不高亦不
 甚大一峯秀出界破青蒼其下平疇曼衍入路緣陂陀數
 折田盡而岡岡盡而嶺石骨磊磊峻峭如蹲獅攫豹草木
 蒙昔源泉飛洒樹杪百重每當春夏之交花老鶯啼紺紅
 纈碧雜綴於懸崖峭壁之上嶺半爲象鼻石泉從葛嶺來

歙邑 吳孔嘉 天石



溜而爲澗匯而爲潭至此而一束蓋兩山相迫若交牙旁
穿一小石梁若象引其鼻焉水不得直去遂與石相嚙其
勢不得不怒躍舞飛鳴迴珠濺沫轉至石罅而一洩直下
數百尺轟雷喧騰俱在隱隱閒遠望之如練此入山第一
景也稍上則短坡曲徑修竹與古木相映弄影參差老籐
瘦根如伸臂攬石而上兩山之凹則澗澗之上則田田之
上則井豆棚瓜架在焉中峯而上爲門門之內佛堂經閣
茶寮香積之屬無不具嘗思金陵鷄鳴山一袈裟地耳位
置甚妙取徑甚幽使觀者不覺其盡或曰鐵冠道人爲之
也今菴結宇於山椒之半爲義門胡崇傑居士布金地經
普通洪偉湛覺三上人之心思擘畫而成顧由外望之似
可以一覽竟者而樓閣迴環闕堦曲直俱有天然體勢左
出數折爲洞水從洞出淙淙作琴筑聲洞廣可容百人靜
籟自傳風每與泉互答俯視城郭人煙田疇繡錯而雨磬
霜鐘每與山閒癡雲隨風共遠其他小洞甚多或爲榛莽
所蔽或爲皋鼬狐兔所都時無謝康樂誰爲搜奇者矣邑
誌所載棋盤石亦甚宏敞坐石上汲乳泉烹茶泉嫩茶香
夕陽淡照於千山之外倏忽萬狀清風拂拂人閒塵氣俱
消斯時覺大地菩提又何論滄海桑田乎或曰至黠者以
不得遊茲山爲憾事是泉石幽勝固足以約束遊踪或一

遭點染山靈反憎其面目矣余家在黃海宦興闌珊敢曰
幻地無塵實亦偶然鴻迹遂畱此一段佳話爲佛家時節
因緣遂提筆誌之

大清順治乙酉年孟冬月古歙天石吳孔嘉撰邑人幼暉
余起光篆額雉源廬炳書

置買官田養馬記

郡守 祖建衡

新朝奄有中夏力洗從前秕政民慶更生而江南傳命之
郵尙復仍前疲於供應使持一符乘一騎者得所至倍索
且有折乾借馬之例馬敝又有倒補之苦一一皆取辦於
民民則何支幸我操撫部院李公牙燾初臨念此重爲民

困首於郵政嚴騷擾次議裁畱禁令斯頒害馬悉去隨斟酌
其所節省者分布置田孳息以備芻秣倒補之需起瘠
蘇殘莫此爲甚絳騶所及解澤旁流造我新安則視六邑
繁簡爲之規畫俾有公田於雙旌賁泮之日面授宰邑者
凡八千緩以爲田值至履畝而審其肥磽識其佃種定其
歲入正其疆界鐫圖垂遠一一各有責成繼自今務使皇
華路闢符檄無稽駟牡駢駢不勞民力爲仁抑何溥也昔
顏氏對東野畢之論佚馬謂造父不窮馬力有虞氏不窮
民力夫風動之世帝德光大鳳儀獸舞要之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乃朱輪至止於明倫講業之地爲之新登砌焉於

荷戈露宿之夫爲之繕棲宇焉於扼衝捍禦之旅爲之策儲糗焉尤於郵置之閒綢繆備至他如均圖甲以平徭役寬刑獄以釋繫累開一面以勵自新嚴鋤擊以肅狐鼠孜孜業業無弊不剔有利必興總歸畱有餘於葑屋之下計旦暮閒業宏黼黻紹美夔龍海內蒼生鼓薰風而歌解阜光華復旦甯多讓乎哉若云譽其利者爲有德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則洋洋萬姓口碑與此七尺之貞珉然足昭不朽矣是爲記

雙桂堂記

知縣

寶士範

蒲城人

顏堂之額以雙桂前之官茲土者也前之官茲土者未嘗構是堂而得以名是堂亦猶今之官茲土者未嘗名是堂而得以記是堂也記之若何一懼之一慕之也懼之殆媿堂之以是名焉慕之殆企堂之以是名焉噫古人過闕則趨過廟則肅是有斯觸則必有斯應焉今堂之名也非余德馨之觸乎使居是堂而言有壇宇視有結禴其心虛以直其行清以倫其蹈義不鹽利如騶虞不殺甯拙爲輓毋巧爲鳶甯工爲瑟毋見好爲竽甯章章如玉毋瑇瑁如珉顧不謂之屏絕臭汚自負幽芳哉若夫人之視之取其外郭而遺其中局則毋乃爲買櫝還珠之誚與故相馬不以肥而飛兔騷褻者進矣相劍不以室而吳干越鉤者售矣

睹豫章之材不以微穉蔽其美執夜光之璧不以織纈掩其珍則又論居是堂者之眼孔如箕也雖然膏以明滅薰以香焚息善藏而不爲臨風之弄尤貴乎居之論之者名愛厥鼎耳而直爲一木樨也哉旣以名於是義將以共於人也次而爲之記

重修大門記

寶士範

先是邑治之門高翥長鸞有俯壓通邑氣而士民之以事過此者亦往往瞻循低回而莫敢迫視如是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則前之嵯峨秀出詎今翻成蟲啼鼠印矣不直無以利出入也而傾頽破壞殊敗人意於觀亦陋不佞於其始至卽毅然思所以新之然不無慮其勞民而耗公焉與其勞且耗甯陋觀而病出入耳雖然以勞與耗而罷修卽以無庸於勞與耗而新門者猶可爲也於是小日命工費取捐貲役取募丁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耗公而便厥出入新厥觀者也由是言之則不佞之淡然寡營治黜而不厲黜者不區區一修門爲然而修門已作如是觀

石山挹秀橋碑記

寶士範

去縣五里許曰石山其閒川巖布錯鮮澄可悅不啻紫都始青之鄉迤東南西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廬以楫者盡畝與水無不然初結菴一區以居僧洪偉性成

後孝廉余名起光者同士民輩以茲爲通邗孔道又邑水
口也從溯游中得靈秀所於以砥奔瀾而慎關鎖告擬橋
焉予白其事於府道廳怵得可乃遂出贖金其黨旁及募
者伐石集工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如車有輻如唇有齒贅
蓋材工靡不緻好長得丈三十二高減其十之九而闊爲
步者四之計洞以五所靡金以兩計凡五千有奇石所值
至難以沽出吳景陽裔孫經世等而洞之兩費至二千之
侈係汪瓊獨力檀越中不其翹楚者乎始順治十年越二
年而訖事是役也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蹄躡之淪
胥使吾黟千百年之鳳翔鴻舉頂背相望不終錮與塞於
斯里也是誰使之然哉觀夫一方之士相去不尺五遠而
風物才品若汞赤鉛素越東吳西之懸絕是雖人事使然
抑亦氣之茹吐有以異之耳蓋氣萃則徵祥氣不萃則徵
諸不祥堪輿家大自樓榭臺觀細至一椽一壁凡所建置
氣有欲散而不萃者嘗假於物以萃之豈盡謬迂哉今茲
矜壯其事不惜勞與費焉有如是者舉無非萃之之意也
丈夫生蓋載之內慕義無窮不私於己而利於公則不問
其人爲何人事爲何事皆可以迪福履而風示將來予感
而嘉之故記成而置碑額其名曰挹秀蓋取召祥納祉之
義也若課工若諸創者助者募者貲者怵貲之等悉碑北

實侯歸稅序

教諭 黃雲會 東流人

賦稅莫盛於東南則釐正賦稅之法亦莫急於東南民生國計所係甚大然有治人無治法弊法得其人亦理良法不得其人亦亂則以立法非難而行法爲難也自禹貢則壤成賦而周禮有九賦之法論賦稅者惟禹貢周禮二書三代之法實皆什一自井田變爲阡陌古制蕩然漢臣議限田意稍近古乃卒議之而不克行唐制租庸調令不煩而易守宋仍唐制而元因之倣租庸調之意稅於郡內者曰丁曰地倣兩稅之意稅於江南者曰夏曰秋天下便之卽明初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籍輸稅亦率依元舊名變而實不變相沿至今法久弊滋鼎革而後圖籍鮮存畦畛數易故疆或已亡其業而猶存其稅或已削其稅而實有其業吞隱者不自實貧困者多虛稅至有田園荒盡而徵輸如故者逃亡逋賦職此之由順治五年

聖天子勤恤民隱與在廷諸大臣講求古制欲釐革積弊以垂永利倣歷代便民之規議行歸稅法凡山塘田地俱鱗次稽覈擇民間之殷實幹辦者若干人以總其事俾民有實業科無虛稅誠前古良規然奉行其下者因循日久視爲故事况黟邑之於東南素號山國城郭溝涂而外岡巒崧阜處什之四較江南諸郡尤難勘量而拘成法者又

率少變通以至上下相蒙迄無成效則行法之難也暨竇公下車憫良法不行無以稱

上意旨毅然任之曰法之不行是吏奉詔不勤而惠民不至也乃多方圖畫爲指示方略且捐俸資以供紙費於是董茲役者咸感激願效勤勞我公殫厥心力戴星出入躬自攷較酌古準今以神明變通於成法之中凡積步計畝比折分莊經緯冊籍之制皆可爲後世法由是業有所歸稅有所定不闕期而告成俾黟士民世守之一邑之地產一歲之徵輸披冊瞭然以息侵占以蠲虛冒以消飛詭以清冊籍一舉而積重之弊俱反功在

朝廷澤在民生信乎有治人無治法也然此特一邑耳使由一邑而推之千百邑自江以南皆能以我公治一邑之法治之於是三代之遺意可復而庠序學校可以次第興舉矣然我公榮膺

內召行將揆攬天下而均平之則良法之軼漢唐歷代者又甯值江以南者之足竟其勳猷耶雲會於經界旣正而紀仁政之大著者如斯云

黟山紀略

邑人 汪有光 謙子

縣西北二十里曰章山章水出焉曲行入於江其歸爲浙江矣地理志云浙水出丹陽黟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

章水之出行碧山之左碧山在縣西北八里千山環之四望皆碧縣南十五里有靄峯其上有雲成五色望之靄然沿碧山而上有石盂山山頂巨石廣數十步狀如仰盂水冬夏不涸蓋天池也碧山之陰有泉曰靈惠清冽異于常水縣東十五里有東山孤危峭絕人跡罕至上有仙人石又有雙鶴棲息其閒縣東二十五里有石燕洞幽邃閒敞可容百餘人昔有頭陀居此擊磬則巨蛇羣出人輒避去或以爲頭陀厭人之喧也縣東南二十里有石門山懸崖四絕鑿石爲門僅可通人下瞰清泉斷處濟以木名曰棧閣亦號小劍門去棧閣不遠有墨嶺產石墨土人採之以畫久而成井號石墨井今試取之殊不可畫惟染皂色頗佳縣南十八里有釣臺一名潯陽臺其上有桃源書院學者多講學於此縣南三十里有魚亭山楠木嶺之支也方輿記云江西魚船至邗門以次泊山之東故名黟舊有四亭八墅魚亭其亭之一也縣南三十六里有復山一名復巖魚亭山之支也石壁巖然其旁有懸瀑聳翠激流爲羣峯之秀絕頂有泉不竭昔居人避兵其上而賊屯其下賊意山高無水欲持久以困居人而居人以生魚投示之賊遂引去一名傅巖復山而南有天潛山山多隱君子讀書其中故云縣北十五里有石鼓山石鼓者靈鼓也水經注

云靈鼓潛發官長臨縣以山鼓爲候一鳴官長一年若長雷發聲則官長不反不反者若薛公之官至少保而黜民畱之不使去遂久于此土矣一日戢兵山蓋唐天寶六年改名也縣北三十里有黃堆山高十餘里其頂平曠相傳泗洲西峯五溪三聖來卓錫於此遂建西林古寺寺有金鐘聲聞數十里後有朝旨將取去行經棧閣鐘忽飛墜深潭使人入水求之則鐘與石合不可得今名金鐘潭三聖振錫而去故寺亦隨廢矣縣北三十七里有牛泉山輿地志云牛泉嶠自麓至頂九里一頓凡九頓石徑纔七八寸臨不測之深上多風故木雖合抱長不及丈惟南向有之

盛夏亦衣襦頂有水方廣丈許冬夏不增減相傳舊無水牛以足頓石上成泉山多累石爲路蓋昔往丹陽道也縣北六十里有五溪山常有雲霧隱蔽其上山半有石崖宋元豐中有僧自淮東來結茅於崖側多異跡歲旱能致雨土人立祠祀之號五溪大聖崖下有龍潭以壺置潭上水湧壺中則霖雨輒至縣東十五里有三姑山山有三峯妍麗可觀昔山下人見三女子履吉陽之水而來就而問之三女子自言吾石碓女子今欲卜居於此矣言訖而逝土人於此立三姑廟或以爲三峯所化縣西南十里有南屏山方整如屏端巖高聳矗入雲霄爲南幹之祖其右爲林

歷山水經註云孫權使賀齊討黟歙山賊賊據黟之林歷山賊中有善禁者劍不得拔弓弩自向賀齊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不能禁無刃物矣乃作勁木白楛選有力者先登賊不知備所殺萬計山賊者陳僕祖山也縣西南有頂遊峯峭特如削常有羽衣人孤遊頂上索之則無西南十八里有武亭山橫江水出其南其山危險宋紹興中邑人黃元暉鑿之乃有路以通祁門矣武亭之山橫江之水東會於章水過魚亭入於屯溪至于新安江餘波漑於田畝章水出章山東南會於橫江入於歙浦餘波漑於田畝牛泉水出牛泉山逾石鼓山麓東南會於吉陽水注於新安江餘波漑于田畝吉陽水出吉陽山東過於噎潭又東至于白茅渡會橫江水同爲新安江餘波漑於田畝魚亭之水東至魚亭口會章水入於新安江經浙江以入於海

江伯升 雷傳

汪有光

江雷字伯升黟江村人幼喪父家貧就鄉塾僅能識字則執藝於休甯然重然諾慎交遊義不苟取子及居母喪哀毀不失禮時年未弱冠也歲甲申江南擾亂伯升慨然棄藝以歸時祁門有流兵焚掠慘毒伯升痛憤至不能食酒淚號同志得數十人趨而往遇於塗賊隊未整伯升突前奮擊斬其渠帥賊遂潰方斬賊時躍奪賊馬馬有囊在鞍

約數百金伯升既勝入營痛飲同伍伺其醉竊囊夜走五
十里置其家未明返故處忽作驚呼狀伯升問故曰囊繫
窗閒失之矣伯升笑曰此不義物任取之耳騎而歸以馬
獻邑令曰吾無用此也已而江南委政倖臣事勢益窘檄
郡縣令民籍弓矢設堡壘以爲守禦計於是邑奴宋乞以
守禦爲名倡諸奴爲亂邑凡列柵數十各有奴帥主之江
村之奴設柵於石柵主者頗愿厚每私告人料乞必敗時
邀伯升至其柵具酒與飲伯升醉言曰何物宋乞吾當飛
劍斷其首同坐色變有起而睨者伯升佯解曰吾言戲耳
以彼威勇若所素知吾何克當也起者還坐意亦旋釋居
頃之伯升爲母營葬悉舉先塋之未封者合爲大冢曰吾
未有子無令骨暴也初宋乞巡諸柵遠近爲次伯升度其
期夜召同盟六七人焚少年壯健可使者謂之曰彼出徒
御必盛當以計取之旦乞至江村寨閱諸營如約束則下
令前驅返矣執兵者先去乞與諸奴談良久乃行至中途
有款於道者意甚誠薦乞下馬至其祠見皋比設於庭因
畱坐焉少閒祠外羣聲爭攘乞呼其下止之不聽乞自至
門呵止亦不顧也乞前指少年曰汝乃敢忤吾言伯升於
眾中一躍兩趾相錯刃已中其脇口且呼吾爲殺汝特誘
汝至耳乞負痛以左臂搯刃右手捶伯升面伯升急拔刀

堪其胸刃出於背乃死從者十餘人皆奔散諸少年取其首雜以糠粃杵曰糜爛而投諸河伯升曰賊方熾吾所爲此特殺其勢以待來者耳若等急避吾自當之趨歸語主柵曰吾已殺宋乞至者愕然伯升笑曰吾行則已遠矣爲族人計所以告汝欲汝善爲辭耳語畢趨出眾惶恐不知所爲尋聞伯升經於林中因昇以歸夜椎牛治具張於道以俟未明諸奴蠶至主柵者自縛進牛酒具言伯升雖隸柵中素有狂疾爲族人所逐於無室家昨聞變捕得夜懼罪自死謹獻其屍會代乞者與主柵有舊因領其言令於眾曰此謀非餘人所及知碎其屍足矣諸奴遂紛解伯升肢體棄諸路後數日大雨潦水盈溢族人陰拾餘骸以瘞蓋體骨之僅存者耳然自乞死賊勢日衰屢欲屠大戶憚不敢發是秋

王師下江南別將下徽州羣奴望風毀柵明年春復起圍城邑之士夫走乞師於郡始執首叛諸奴磔市以徇諸素謹者貸其死就僕舍執役如初邑父老憫伯升之死具其事乞邑令爲請立廟時烽燧未定鄰界聚羣盜數爲邑寇邑令戴罪視事不暇也伯升死時年未三十所瘞骨在其母墓側

義烈江伯升

雷傳

邑人江碧
太蒼

君名雷伯升其字也所居曰江村在黟之東隅幼失所怙家徒壁立母氏織紉以給朝夕稍長就鄉塾僅朞月而罷粗能識字旋執藝于海陽年未弱冠也然知重然諾慎交游義不苟取予有談前世介俠士輒傾耳以聽訊其端末必詳而後已或詰之孺子何用知此則應曰彼亦人也吾當謹識之耳聞者異之無何而母卒居喪哀毀不失禮歲甲申懷宗皇帝殉國難鐘虞旋移僅江南半壁立福王以拒師號令不行伯升慨然以謂此志士立功之秋也欲投史閣部于揚州族人苦諭止之亦貧不能治裝遂不果行每詢知時事卽拊膺痛憤至不能食與之居者中夜或聞啼泣聲閒起披衣擊劍而呼咸相詬以爲狂也已而江南委政儉人日以報怨爲事文武異心國勢益窘隨下檄書徧告郡縣令民習弓矢設堡壘以爲守禦計黟之黠奴曰宋乞膂力過人善技擊嫻騎射曾應募爲仕者牙兵數歲及是暗約諸奴以吾輩祖父爲役子孫隸其籍終不能自脫天之授我此其時矣彼皆孱弱不任干戈而乘上之急卽欲以逆繩我無暇也部署既定及期而皆舉無或後者邑凡列營數十餘處各有魁帥領之一時卒起不意主家惶恐爭致牛酒詣轅門爲謝勸之出餉曰爾今歸順我方保汝妻子無他也縣令知無如何亦往賀焉時雖未立名

號然其徒私相語必曰吾宋王蓋指乞也江村之僕亦設
柵于石棚帥長頗愿厚伯升一日飲酒于柵中在坐多乞
黨伯升乘醉言曰何物宋乞遽猖獗至此彼之頸血不足
污吾劍也同坐色變有起立而睨者則佯解之曰吾直戲
耳此吾事耶且彼之威勇若輩所素知吾何足以當之起
立者乃還坐意亦旋釋不以爲忌也居頃之爲其母營葬
悉舉先塋之未封者而合爲大冢曰吾未有嗣息無令其
骨暴焉時宋乞巡視諸營以遠近爲次第伯升度其將至
密召其同盟六七子妣少年壯健可使者謂彼出行必盛
徒御故當以計取之旦果宋乞來巡閱首營畢問諸營已
皆如約束則前驅可返矣執兵者皆先去乞與諸人劇談
良久乃行至中途有款于道左者意甚誠篤乞見設皋比
於中庭畱坐有閒聞外爭訐聲呼其御出止之爭愈厲乞
自到門呵叱不顧也稍近前指而誓曰汝乃何敢忤吾言
伯升奮身一躍而刃已中其脇口中且呼吾欲殺汝特誘
汝出耳乞忍痛以左臂搯刃還舉右手捶伯升面伯升急
拔刃復搥其胸刃出于背乃死從者十餘人皆奔散追之
不及諸少年乃取其首雜以糝糠付杵臼中糜爛而捐諸
河旣快其死且嗤其愚謂若輩終無能爲也伯升愀然曰
彼勢方熾吾所與同事者少乞雖死將有代之者益忿而

逞酷彌甚耳若等可急避吾自當之疾歸以告主柵者曰
吾已刃宋乞可急殺我猶足追汝罪吾不爲汝累也主者
愕然曰前吾固疑之奈何而竟若是使吾刃公則不忍然
獨無爲族人計乎伯升笑曰吾行則已遠矣爲族人計亦
我死乃免搜索所以告汝欲汝等善爲辭盡委之吾以洩
其怒乃可冀也眾皆惶懼不知所爲尋報伯升自經于林
中則昇以歸夜椎牛治具張子道以俟未明而羣奴蠡涌
以至至乞之死所大肆焚戮訊諸謀者始知操刃爲伯升
也主柵者自縛而前進牛酒具言伯升雖隸柵中然素有
狂疾爲族人所逐浮浪于外然無家室昨聞變卽捕得之
欲械以送中夜思罪自勒死今獻其屍惟所處分會代乞
者與主柵有舊因領其言令于眾曰此謀非餘人所知第
碎其屍足矣劍戟交下分解之置路傍會天大雨潦水盈
溢族人魃拾餘骸以瘞蓋體骨之存僅焉可哀也已然自
是奴勢亦衰屢欲屠諸大戶而未卽發是秋

王師平江南別將下新安羣奴勢屈願歸順命毀其營釋
勿問明年春復起圍城邑之士夫走乞師于郡始正叛逆
之罪磔于市以殉諸素馴謹者貸其死就僕舍執役如初
時烽燧未息鄰界聚羣盜數來邑爲寇邑令戴罪視事不
暇自救里中父老憫伯升之死條具其事屬令以請于行

省求爲立廟伯升夜見夢謂父老曰凡吾所以然特激于義本非以立名也且時未可子姑待之有違吾言以速展也如是者三其事遂寢伯升死時年未四十所瘞骨在其母之墓側每遇陰雨嘗有雲氣蒙繞其上爲鸞鶴形人多望見之云

重修察院記

訓導 徐道昌 華亭人

嘗慨天下有無才而不事事之人亦有有才而不屑事事之人不事事則惰惰則衽席之上亦膜外視之有才而不屑事事則躁躁則不終日而告勞俱非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慈母之於子繁雜瑣委無不求其至詳而予以至當如水瀉地無所不之人忘其江河百折之才第徬徨想像於其天全其心摯之內而以爲父母之任蓋非豈弟之君子不能爾乙未春竇侯報績課最受上考矣百爲具舉庶務畢張是夏而東行臺告成蓋黔僻邑萬山巘岈中如覆堂之坳無孔道奔走之勞無車馬驛騷之擾以故吏茲土者率以黜爲郵夫心鄙爲郵則地所以郵者有不以郵故而聽其委諸草莽乎行臺諸侯出政之地實則郵之屬也夏毀而新之新之何也不敢以爲郵也夏非時也民自以爲時度支贏羨稽考委積榷柎梓楚不授於虞人士石菱葦不登於舟鮫丹堊鉛漆不來於方產工逸事遂郭

外不知未越月而廡廡者室翼翼者堂將將者門矣噫可
書也有才如此有才而不惰不躁如此其不以黟爲郵如
此且郵於黟者又不以黟故廢如此可書之以爲來者勸
也當今具江河百折之才而以官之所至爲郵者皆是夫
誠郵而視其所至卽一歲九遷其心不安其身不樂又安
能望其繁雜瑣委求之至詳而予之至當與三代而下居
心甯靜不厭煩劇指不多屈其他立而難下動曰百里非
大賢之路流及清言廢事禍延數世不靖至頽垣敝館憂
及諸侯之執事又不足言矣是以知侯之樂茲土也心所
安也心之所安則去乎黟者無不如黟也則旣盡心於黟
者加惠甯止一黟也以此而圖天下事而天下不治者我
未之前聞昌等職守庠序樂論鼓鐘揚淑問詔來茲其責
也事濟而心顯目擊而道存貞諸珉以壽之庶使千秋百
歲而後登斯堂而歌豈弟之章毋忘爲三代之遺如今日
者也是爲記

舒孝子

啟標傳

徐道昌

舒孝子名啟標字玉立新安古黟之長甯里人縣學生舒
文燦之冢子中城者賓許震陽之外孫也夢鶴而生故小
字曰鶴孝子生而端良不喜入羣兒隊養親敬長屹如成
人稍長好讀書爲文清矯不羣父母亦愛之甚嘗曰吾宗

敝所賴者此兒爾母故有冷氣病稍侵寒則腹痛每發孝子衣不解帶旦暮號呼求分其痛而不可得則涕泣如不欲生洎乎中年遇發則經月連旬或半載痛楚滋甚病既久遂倚葠苓爲命脈倚孝子爲朝夕一湯一藥孝子必自汲新泉手調以進藥入口未勻合其效其否孝子必覺焉俄而曰効矣又俄而曰不効將霍亂矣已而果然俄復如初諸醫駭不省其故孝子蓋知葠苓不強而力少絀則別儲湯餌以待爾以故孝子曰無甯晌小閒則治藥物或手滌溺器向明省視旦旦以爲常古稱嘗藥不止繼以嘗糞吾聞其語矣至嘗糞如嘗藥則閱世累百閱人累萬吾未聞之若乃嘗糞如嘗藥自疾作則然乃至於病革乃至於卒之日無適不然則閱世累百閱人累萬孝子一人而已亡何母疾竟不起孝子慟而絕絕而復蘇者累日夜久之而嚙飭粥噉不容粒久之而骨見衣表兩手寢不能持舉諸母疑焉乃迫而視之則股血迸裂昏絕仆地而後知孝子蓋糜雙股以進也嗟乎毀形滅性國典有禁母不天孝子何乃至是一時舉家相顧泣見者皆流涕悲夫當是時父春秋方盛矢志不娶亡何家亦漸落孝子盡封其書局而藏之曰此豈人子據臆咿唔時且夕治釀市豐甘以進一飯一衣一嚮一蔬必時其寒暄而適其饑飽里嫗過而

覲曰善夫鄰孺子之事其親也直如哺嬰兒保赤子久之服闋家益落孝子欲出賈明年適南州又明年春爲康熙壬寅甫欲歸而疾作越三日病劇孝子知不起乃匍匐稽顙東嚮哭且號者三日新安何處老父何在遂卒得年三十遺孀婦汪有婦道穉孤二人曰尚洎尚潛徐道昌曰孝子之舅許信語余曰孝子生平好談因果及他鬼神休咎事頗鑿鑿有據余置不論論其大節不媿儒行者近是余秉鐸黟山五年矣以所見與所聞與所傳聞若孝子之行難矣哉

朱孝子之光小傳

六合知縣

洪煒
洎陽

朱氏子之光少隨父旅於棠父有熱疾時一舉發一夕方寐覺有人趣之起起失父所在聞聲自井中急奮身入井抱父躍起背足據井兩壁不得出從弟之瑜繩入出之父

子俱全明日之光禱天祈父疾愈願以身代割肉和羹以進父由是遂安時康熙壬寅正月二日顧太史南樓尹棠里人具其事以聞迨余泄茲邑慕顧君之流風遺政爲閭閻頌述閒閱其故牒攷其往績得所上之光事而嘉其倉卒應變忘身救親足爲人子風之光叔孝廉阜公時過余亦道其姪割股狀與前符因紀其事以旌之

漁山孫光啟詩選序

汪有光

有一見石麟而急索其詩者有一見石麟詩而急欲見其人者不可謂不知詩不可謂不知石麟予之好石麟也不以詩故而其好石麟詩也亦不以石麟故吾甚好古人又甚好石麟何知其能詩不能詩吾甚好古人詩又甚好石麟詩何知其出於古人出於石麟夫天地之間萬事萬物無不可爲而惟詩不可爲必欲爲詩亦必不可從事於詩而後其詩可以單行於千古嘗以此語語同志而石麟實首肯予言石麟走吳越齊楚燕趙閒所至輒有詩夫使吳越齊楚燕趙閒其人其物其山水其古先遺蹟無可喜可樂可悲可弔也者石麟雖能詩無所用之如所至而多可喜可樂可悲可弔也者則詩自在天地閒無勞石麟作而予之甚好石麟詩者喜其得此意至其好石麟則又不盡之乎此矣

城隍祠禱雨文

知縣 江旣入 貴溪人

順治十八年六月之望旣入受駑事又越十有三月不雨先是已浹旬不雨民用怖皇旣入謹齋戒沐浴步禱於我城隍之神而言曰國家之立有邑隍也責與令尹均予小子奉

天子簡命來牧茲土甫下車適旱魃爲虐熏然灼者亦雲也涸然龜坼者南畝也稿然悴萎然仆者苗黍也晝夜呼

而輓輓然聲相繼者桔槔起而遊魚泣也黟人無所告告予小子予小子無所告是告爾神爾神固與予小子其斯土者也時暘時雨予小子功也繫爾神功恆暘恆雨予小子咎也繫爾神咎且予小子泣茲土未幾而爾神之禋享則有年也予小子即知涼德始至干和故甘雨不隨而蠲蠶肆崇恐蚩蚩者氓或以甫任為予小子寬而以久祀為爾神責爾神將若何伏惟爾神大昭靈爽用徧達四境山川之司而上籲昊蒼之帝促風伯速雷師與雨祁祁有滄萋萋以協輿情而宣

聖澤則豈惟爾神大有耿光予小子實惠邀爾神福以無負

天子簡命將率黟赤子歲奉明禋於勿替爾神其圖之無斲

重建黟治記

休甯 詹養沈 心淵

為令於今日蓋難言哉而吾江南為尤甚海氛未靖軍需孔亟正賦加餉雜稅考成俱以十九為率他若椶毛若船木不一而足稍有愆期則參罰隨之職是地者即惴惴簿書期會之勿暇而何暇他及為若黟令江君則有異黟素饒瘠難治君甫下車值郡大旱竭誠感格霖雨不應獨黟蓄而不害合庠序弟子員而時課之梓其文之尤者文風

翕然大振邑有浮稅數百畝自前朝以來賠累之苦立爲清汰闔邑無不欣悅至於徵輸之革耗編審之禁規與夫里役之免股首均賦之從民便講鄉約稽保甲之自備薪水一洗從前陋習若夫平反之當案無滯牘關防之嚴旁無偏聽日用之儉絲毫無過取美政纍纍不勝述期月而化大行黜之父老皆曰有令如此尙忍負乎相率爭納而賦額具足藩司上之撫軍達於

朝特加紀錄以視今日之極難者曾何足以難我江君哉君於是顧黜治而笑曰公堂爲臨民出政之所也而黜獨燕堂之東舊贊牧廳今杳不可問其轉廳庫藏以及儀門土地祠寅賓館等崩壁顛梁支木不可數計豈前之令不樂更新哉葢不暇及耳予幸偷安無事其庶幾以觀厥成可乎爰進董尉而謀之某某材若干某某陶若干鑿山骨若干某需工役者幾何也慨然盡割其俸以倡士民之好義者皆響應擇其耆老愿懇者二人司其出入而稽其勤惰規模已定舉事於壬寅之臘月落成於癸卯之初夏自顏其堂曰樂只葢不忘父母斯民之義也而修黻宮飾雉垣增禁壘新角樓建營房築棧閣百廢俱興眾值咸給而民不知其勞焉余因是而有感矣從古無治法而有治人得其人以治雖至難而若易不得其人以治卽至易而亦

難無他才與養有以勝之也余聞江君爲名家產天資英敏篤於學其貌若不勝衣而骨節挺然不肯阿諛以苟合於世蓋其器識遠大異日宰天下有什伯於治此者此特其一斑耳余同年鄭次公爲君同里密友每向余道其素又余與黟之七都汪姓爲內親曾館其地有年黟士大夫之來京師者接見甚多往往稱君弗置口今內兄汪子映彩以其鄉先生史君公升手錄來求余言爲記余雖不文然備員史官也謹書之以爲他日循良傳之一助君名旣入別號擴我江右貴溪人順治辛卯貢士

朱徵君 有定傳

長洲 尤 伺 西堂

范蔚宗作獨行傳列范式李充諸人而其自敘則曰名體雖殊而操行獨絕故總爲獨行篇焉陶靖節作扇上畫贊載丙曼容周陽珪諸人而其贊則曰緬懷千載托契孤遊蓋欲尚友其人於千載之上也况當吾世而有其人可不亟稱而亟傳之使人仰止高山執鞭欣慕者乎作朱徵君傳傳曰徵君名有定字靜之歛之黟縣人也生而英雋邁逸讀書學古閒靜寡言孝友其天性也事後母以孝聞父沒以黟產盡讓伯兄而游於金陵之棠邑因家焉後歸黟母感悟相持而泣有王休徵江巨孝之風當是時伯兄與兄子皆迎置於棠飲食起居必偕也有無必共也嫁娶教

養必均也黟之人化其德比於薛包王烈云少客吳友人
染疾躬親醫藥病不起禴蕘而後去己亥歲避亂山中從
者如市君捍患禦災賴以全活者甚眾歲歉出穀飽其鄉
里之饑者又移書黟之子姪捐金贖親族之貧者今年七
十矣而顏渥然丹而鬚髮黝然黑宴居獨處焚香啜茗外
手一編自娛每春秋佳日則攜幼載酒休於樹下吟風弄
月以歸黟之人慕其風比於張長公邵康節君讀書學古
居常慷慨自奮曰使我得志於時治天下如治家矣而卒
不見用乃避世牆東以隱豈非天哉

悔庵外史曰世道陵夷推刃同氣長枕大被之風遐哉邈
矣徵君力行孝弟挽頽俗而重天倫豈非范氏所稱操行
獨絕者哉宋姜愚入山剷雪齋金粟餉王陶君亦於大雪
中走七十里贍舊產之妻子嗟乎亦何厚也五世如一身
五十年如一日無涯之智結爲大年光遠自他有耀者也
黟之黃嶽產奇松效偃佺子餐松法可不老而壽其間或
有仙人往來徵君倘見之歎君有子阜公頽然玉立年少
多才孝友亦其天性來吳介余子以交於余見阜公言論
丰采益信徵君之賢噫嘻朱氏其代有人哉

重建關聖廟碑記

邑人 汪肇衍 念宏

黟城東南一里許有漢壽亭侯祠在焉明邑令王君建之

以爲水口鎮者也客夏狂風拔墻屋而神像巖然獨存邑
父母江侯異焉急欲新之而作引捐俸以倡城中紳衿父
老共感其誠曰是吾一邑庇何敢不勉力以重父母憂於
是醵金集事請命於侯侯曰舊祠規模狹隘而向稍偏迺
距舊址數十武得其勝勢依山而築焉始事於初夏落成
於季冬共費金千有餘兩爲屋數十餘楹堂宇峻潔奉棲
神靈龕後爲文昌閣祠江侯其中以志不忘殉列庖福環
植樹木前有亭一區半規其路若月焉一邑之觀壯矣諸
紳衿父老走千里來京邸求記於予予喟然曰是殆天之
將以張吾黟乎曷張爾吾黟治爲江南正幹中落逆走數
十里於層巒四塞中另闢一天地顧諸水悉匯而右勢若
建瓴今作廟翼翼俾靈秀之氣翕聚無遺將必有英絕領
袖者應運而興非特泉流刀布之滋盛已也然非賢父母
之首倡何以子弟不日而成非神之昭格何以賢父母有
感而通是向者疾風暴雨正天欲震動一邑之休運而顯
諸神像因假手我侯以張之豈偶然哉是不可以不記

九蓮山重建地藏殿碑記

汪肇衍

邑之北有山蒼焉秀鬱烟霞掩映左右羣巒挺出蜿蜒環
護形如菡萏因名九蓮山山有招提室遊人雲集猶趨舍
衛國考厥由建則泗里葉氏諱景公者所夢施袈裟地也

明季越人送幽冥慈主像之九子山至此輦折如嵩嶽不可動前一夕葉君夢一衲者揖而言曰乞君法地少爲卓錫葉君唯唯而覺及晨則有越人之請就視之見輦一像焉眉宇靜淵宛如夢中所接心甚詫之遂樂居護法弟子關地鳩工權爲一笠計踰數十年祝融肆虐空諸所有而金身巋然獨峙維時有法月上人號皎然者了徹真空出入三昧得菩提種子蓋廬山一炬也於參證波羅暇仰思棟燼費飛慈雲莫覆怒然重有憂者喟然嘆曰是當發慈悲願放開山手俾梵宮復煥鷲嶺分身崑邱異寶一一現諸東土頗驗須彌芥子神通是余志也爰募旃檀共勦厥

果都人士感其精誠俱輸之恐後未幾巍其殿藻其楹肅其諸佛寶相枯木香積次第鼎創宏敞而幽窅祇園洲島差堪髣髴更於刹前之康衢芟棘葢亭日汲趙州水接行人凡事屬願力者毫無剩舉揆之初闢別是一天地矣第思遙遙千百載不知何年生是山後之追其盛者不知何年建是刹且不知是山出自何氏是刹建自誰手蒼茫天地寥闊古今絕不相謀中無端幽冥輦折無端葉君瘞施無端皎然募造浩浩蕩蕩成一自然功德使人嘖嘖謂之幻緣可謂之實跡可其在皎然則心空禪空宇宙空視諸事迹如雲浮風捲太虛常存烏知此舉足傳不朽哉雖然

使無以紀之則山之奇勝剝之莊麗與葉君皎然施創之始末無由著也是爲記

乙酉紀事

邑人程 功次立

順治乙酉江南猶稱宏光元年五月

大兵渡江下金陵大江以南府州縣各起民兵自守徽郡鄉紳金聲爲之倡我邑知縣張昌亮卽率通邑紳衿結忠孝大社應之於六月中設壇誓眾其時所與者盡衣冠之族也羣不逞之徒及諸惡少有所覬覦相顧而未敢發適有萬村僕人萬黑九與其主韓氏訐告庭質日有以正名分爲言者黑九不直卽糾率同類夜圍韓氏屋焚之殺其一家結寨於山與其徒聚而不散有宋乞者附郭蔡村人出身微賤兇悍狡詐平日以刁訟爲事素不快於九都鄉紳之家乘萬黑九起事遂聯絡一邑之僕始而挾取其先世及其本身投主賣身文契繼而挾餉於鄉邑素有名望者俱剪除之隨處各立一寨而宋乞爲之首號東郊寨諸寨稟其號令呼吸相通捷於影響城隅一寨則宋太副之羣不逞之徒或附入其中以爲代書號爲參謀而惡少無不收也於是宋乞卽率諸寨之眾攻破九都舒氏一村焚殺慘甚以後諸寨日肆刑殺又設活埋之刑至埋生員江完卿一家十七口致邑人不敢自言衣冠之族壯者逃散

於外老弱任挫折而莫敢誰何有倡率勇敢為撲滅之舉
而人從烏合心懷退避敗亡相繼由是諸逆益恣肆無忌
二都江村有江雷者義士也憤一邑之毒害出於宋乞私
計宋乞不死禍患不止盟其同志相與矚宋乞之出入宋
乞適有事至二都衛從甚繁雷伏於道旁俟乞馬過即奮
刃於馬上刺之斬其首藏之從者散走諸寨合兵為宋乞
報仇又於二都焚殺一空雷知不免自縊於林中果然宋
乞死而諸僕之謀未有如前之甚矣此九月事也十月
大兵至郡各縣招安前事不究授朱太以都司之職縣官
張維光至諭大小相安即於丙戌正月率學中諸生行鄉
飲酒禮特命舉朱太之父朱滿與九都之僕金奶為賓考
試童子特命各寨子弟能文者皆與其列其時衣冠之族
被慘禍者奔告於府臺各鎮官亦不之問而諸逆得志跋
扈尤甚三月初率眾圍城放砲震喊縣官羽書告急而援
剿之兵三月初八至夥各寨逃散獲者千人張總鎮名天
卜總鎮名從合訊於教場磔為首者三人朱太林老釋放查萬起
其老弱及無辜者所誅不過百餘人而已餘黨之兇悍者
竄伏山林時出剽掠截殺大戶之人數年不靖

戊子紀事

順治戊子江西鎮將金聲桓反饒歙山賊競出破州縣殺

長吏徽之祁門與饒之浮梁接壤浮梁人陳九思引饒鎮
潘副總之兵攻祁門祁之城守亦堅黟去祁六十里聞其
砲聲日夜不絕人無不危者及祁城破潘副總卽撤兵往
饒以陳九思守祁是時徽之郡城及婺休各邑城盡爲他
賊所破防守鎮兵散走如晨星不敢救援也黟人有迎陳
九思者九思以兵少不敢進遂勾引黃嶺諸賊來防守兵
尙有三四十人間有賊先遁遂於三月十八夜入城殺城
守數人燒閒屋數間知縣張維光縋城而遁黎明視之皆
田夫也擁褐揭竿科頭跣足市人笑之入夜遂放槍叫呼
達旦此先到者爲桂瞎子也又有到者則名王之貞假行
仁義自云爲打天下者城中擾擾數日邑北人汪洪道率
鄉勇逐之殺賊數百餘賊遁去而後陳九思至黟步卒百
餘人軍容不整駐扎南城外

大兵探馬數匹出入遠林之中或徘徊高岡之上而陳九
思之兵已散走不顧其主矣城空半月張知縣復任四月
終敖大人領兵至徽郡先恢復祁黟爲張知縣究內應殺
衙役及扳扯者十八人皆無辜也是年勾賊破城者武生
項大起爲之首

己亥紀事

順治己亥有海寇之亂焉先是鄭國性踞臺灣草野之人

遠而不能詳其事也四月海寇順風揚帆入侵邊海州縣南中戒嚴未幾賊破鎮江攻圍江南省城邊江府縣若太平甯國池州等處俱望風降附徽郡在萬山中似可以偷安也東山營鎮將卓副總調援鎮江敗陣而逃標下把總唐士奇劉從新劫其主將家貲而反郡城晝閉士奇率叛兵劫掠休歙鄉村府守蘭一元無如之何時爲海寇招降者持檄至府矣祁門防守把總李芝聞風亦反領兵入城搶擄人民逃散空城失火延燒民居三分之二黟與祁僅隔一山舉足卽至闔邑驚恐知縣張仕縉老耗無爲典史董五本新任教官黃雲會與城中紳衿共議守城先借庫銀數百兩募善走者偵探募勇者堵截募守嶺守城者日支糧米晝夜不甯邑人有舒德輝者勇而有智以其身任堵截之事糾率同志直攻祁城邑中之有力者皆踴躍而往叛兵私囊飽祁城空聞黟人攻之相率起營歸郡黟之鄉兵已截其去路李芝遽領其眾走石坑德輝率眾算其必走之路先伏兵於山隘處號於眾曰騎而先者必李芝也夜深果一騎當先伏兵起馬上箭不及發德輝刺之墜馬斬其首叛兵散走入林莽黑夜不敢深入搜尋遂收其弓刀牽其馬而回使人驗其首乃把總劉從新也李芝易服而遁聲言報仇邑人驚恐防守不懈及海兵破叛兵歸

營邑中始解嚴在城富戶好義各願輸貲補庫德輝不領
賞口不言功

甲寅紀事

康熙癸丑冬吳三桂反於滇甲寅春閩亂豫章與閩鄰也
各處賊盜猖獗而防守兵叛應之是年夏饒浮之賊盡流
入徽境破婺源破祁門黟中不逞之徒競走而迎之知縣
杜宏亦審其爲賊也議城守而眾不應防守兵皆叛入於
賊欲託故而逃則邑人挾之以迎賊矣九月初賊至黟入
城則放槍填街塞巷無主帥無部伍多無軍器者單衣露
頂唯帶串袋叉口之類捆載而行最後有申姓者至自言
奉耿王之命招納豪傑給散劄付邑人汪端卿葉龍光之
徒拜官坐營豎旗招兵數日閒起而效尤者多於乙酉之
寨矣於是議兵議餉議兵則蒐取壯丁議餉則科派富戶
各發令牌令箭搜尋山谷邑人驚恐甚於寇賊幸而
大兵至郡踞郡數萬之賊宵遁額巴二將軍領兵恢復由
體至黟遇賊於界首殺賊數百踞黟城之賊宵遁
大兵長驅至城而迎額巴將軍者則汪端卿葉龍光也額
巴二將軍御軍法令森嚴秋毫無犯一宿卽撤兵往祁杜
知縣被賊挾之以去卒於浮梁

右紀事文與各傳閒有異同蔓羅放失所聞異辭輯其

元文以資互證云爾

重修儒學鼎建魁星閣碑記

歙 洪 琮 瑞玉

黟學原在城南其遷城北則自崇禎戊寅始也大工未就中遭鼎革因循廢弛至戊子之亂飲馬於泮殿廡堂序宿兵焉其賜書以爲烟煤其俎豆龔虞之類以供爨薪嗣是邑大夫至者必爲惻然或倡率修葺然而時詘舉羸志不堅氣不銳行不力且漸視爲不急之務而託於無可如何之辭遂因循廢弛至甲寅之變而極乙卯王月燕山藺大夫蒞黟是時楚州尚君司鐸爲人清介靜重大夫愛慕之加敬焉朔望與諸生習禮其中卽有意興作亦以城方恢復民未得甯大夫夙夜安集以隆師重道崇厲學宮爲首務凡有大事必聚紳衿父老於明倫堂曲意諮訪僉同而後發故期年閒姦宄屏跡疆域晏如時和年豐是秋登南國賢書者二人大夫歆然不以爲功也益銳志修學捐貲首倡尚君亦以諸生羔雉佐之邑人嚮風慕義從事恐後以爲櫺星門三台之始也樹以整飭左右翼如進而大成門藻績煥然簷牙高矗至此而觀瞻聳異矣以故殿之棟宇不加崇而覺宏敞廡之位置不加廣而覺高明它如題榮棗楸疏寮檻薺壁垣除序之屬無有不完好者謂明倫堂亢而露也中爲除道輔以齋房謂啟聖祠黯而濕也平

之贅石耀以丹堊謂文昌祠孤而圯也創魁星閣以面之
繞以綺窗收山光水色時與諸生飲酒賦詩於其中大夫
創造之志尚皇然未有艾於是邑中之紳衿以予屢司文
衡而請記焉吾嘗學春秋凡有興作必書義及時不兼與
獨魯僖公作泮宮無譏詞蓋重之也今

聖天子右文名公鉅卿無不以力維風教爲己任黜雖蕞
爾自郡縣肇封二千餘年未之或改東南山諸侯之國號
爲最古卽幅員不廣而風氣朴質勁烈猶古之遺也以前
者人文代興自近殘寇相尋致科目不振不謂大夫世祿
之家以終賈之年又值兵燹之後而隆師重道作興儒效
若此蓋聞之史家言蜀以蠶叢之國文翁以禮樂化之自
漢以來遂以名勝甲天下八閩鮫蜃之鄉常袞以文章誘
之自唐而後人物並於中州故特患上無右文好士之人
耳豈今之士而不可以造就乎哉真西山曰清議者朝廷
之元氣夫清議出於學校則元氣存於人心元氣存於人
心則仁義正乎風俗化行俗美古道可復循良之治莫善
於此今日賢有司所重者簿書期會所急者財賦徵輸曾
有見及此者與彼魯侯戾泮小大乎邁無不視其色笑而
廣其德心風人由此頌之吾以僖公作泮宮一事並參於
二經加之者非諛辭受之者無愧色以其事爲聖賢之所

重也事爲聖賢之所重則其隆師重道作興儒效者爲何如也大夫名佳選鑲黃旗人滿洲都統筆帖式襄其事則尚君司鐸名祥卿淮安山陽人

新造營房碑記

邑人 胡與高 侍瞻

燕山蘭公治黟四年自營宮而外凡有益於地方便於民事者無不經營改造於是秋中有營房之役

國家自定鼎以來從古聖安不忘危之志自大省會以至山州僻邑下暨要害阨塞之處無不設兵防守所以除戎器戒不虞也開闢建牙則八旗勲貴統之其餘分標守汛或亦設千夫長百夫長焉故置兵則立營立營必先擇地然而有不同矣從來兵制駐牧城外近年移置城中夫在城外則兵便而民便在城中則民不便而兵尤不便然而一朝大典有司奉行惟謹已耳黟城僻在一隅環向皆山鄉村相錯蓋貧也無厚蓄積人性好鬪非時有大變則寇不敢窺其門庭鼎革之初事多草創防守者無定所後關中竇公奉憲檄始建營房於郭門之外甲寅始移入城駐劄營宮左其居卽先年訓導齋堂也其時蘭公新任今又戢兵安民三年餘矣部議各學復立訓導一員於是五河盛先生至黟黻無所爲弛行李者詢之蘭公公曰芹宮片席風俗人材所從出也但軍興以後公帑告竭民未有息

肩吾不忍以土木之故而形民之力然其事不獲已也乃集邑人於庭告以兵以衛民民以養兵之意邑之人遂私相勸語以爲前年不戒饒浮弄兵者奪我南門之營惟我大夫撫而翼之以有此甯宇也卽時訕舉羸又何忍以保聚之故而煩大夫之籌度乎公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已蓋城小無隙地惟城南之南舊學基在焉厥位甯陽厥卜孔長鳩工庀材人謀用臧自夏迄秋而告成其制中建公署由外門及堂其若干楹後列寢室及庖湍馬廐之屬其若干楹環公署而內拱者若星羅碁布皆兵居其若干楹計工若干費金若干兩今而後士得其師兵重其將黥民蓋有勇而知方矣予惟蘭公以將門子僅終賈之年承茲邑殘破之後甫下車卽行保甲團練之法迄今四境晏安且德威所至豪強斂手盜賊屏蹟眞所謂胸有十萬甲兵者哉防守張公與公志符謀協爲人能茹貧食淡與士卒同甘苦民自以不擾蓋亦賢者也法應得附書

重建城隍廟記

桐城張英諡文端

黥之有城隍廟也不知創始何時大約數百年於茲材朽而蠹垣卑而頽臨茲土者蓋亦以傳舍視之漠然不關於其心神遂風雨不蔽矣燕山蘭大夫治黥百廢具舉然其施爲尤有緩急次第於其閒焉相沿舊制府州縣大夫朔

望必躬詣城隍廟先聖廟凡以明則禮樂幽則鬼神其大
關於政教大夫首修黌宮矣若曰治化未行風俗未復人
才未登司牧之謂何其敢託以神明設教也是以莅黜四
載始有建廟之役廟址在城西北隅高明爽塏與學宮並
峙允愜神居於是鳩工量材委於鄉耆之老練而持慎者
始於戊午夏至於秋冬以次完工大夫蠲資不足斥以贖
鍰贖鍰不足募其樂輸故門則有戟門臺門焉堂則有正
堂寢堂焉下列六曹備執事也左作福星堂凡新令至必
謁神一宿而後入公門於是以待卽次邑人無以報大夫
卽以祝釐爲香火之地前卽五福祠右三元宮撤其舊而
新之前卽土地祠四周繚垣旣繩方整大夫命取益於學
宮之隙地以壯觀瞻也大夫少年老識臨事不因循苟且
故廟中一木一石俱有數百年之計但時拙舉羸苦心區
畫確有見乎神之與令相爲表裏者也言乎風雨以時天
厲不作則神可以安享民之祀政和年豐姦宄不發則令
可以藉神之庥神得上邀天之功以佐令之不逮令得近
錫民之福以顯神之多靈則豐宮廣宇隆棟雕甍絕馳道
備威儀以答神眷非過也宜也况其建廟在修學之後則
治民在事神之先緩急安詳次第不紊大夫之政事昭焉
大夫之學問存焉法合乎古事在特書豈止記年月以示

來茲而已哉是役其用銀若干兩匠若干工好義倡首者若而人督工勤勞者若而人俱附書於後大夫名佳選字俊升鑲黃旗人由滿洲都統筆帖式歷今任

王江栖 輯 六十壽序

甯都魏禧易堂

黟人王子汾仲隱居于金陵之上新河余交之有年矣庚申八月余適自金陵之吳門不能為王子舉一觴于是為敘遣兒輩登堂拜手以進之其言曰吾觀數十年間天下志士當少壯時激發于名義矜于氣不難碎首斷吭以爭其所不能爭及夫強艾少陵夷矣而腆忍脂韋怵于禍患苟且于名義視其初若秦越之兩人者蓋不勝數也吾甚悲之古之達者以死生為旦暮志士則以旦暮爭死生求其久而不回抑亦難哉汾仲壯年好義常被大禍金鐵嬰于頸三木交于踝脛拷訊備至而默然不肯及一人當是時汾仲之幾死狂狷者屢矣及事釋而汾仲隱居教授賣字給口食夷然若于世無所輕重吾以是來金陵必主汾仲也汾仲工于詩其為人誠信外和而內直詩多悽音古節得騷雅之遺嗟乎以汾仲之才取富貴安在其不富貴平生交游仕州郡者不乏人使往而干澤亦豈遂以賣字老然汾仲廚無見糧或晨夜并炊而食顧欲以貧賤終其身何耶方汾仲在獄時有醫士朱貞之日賣藥得錢除身

倉外悉以養汾仲妻子如是者經歲不少懈此其人可不謂義士然唯汾仲能得之則汾仲生平所以取于人者可知虞仲翔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恨况二十年後復有知汾仲如余者汾仲其可以自慰余少汾仲三歲更數年二十四甲子余六十有一吾意汾仲詩必有和平藹吉之音爲余壽行將倡余而和汝也

江栖閣詩集序

南豐 湯來賀

予以山水之遊至白下與王子汾仲暢談因出其詩以屬予序之予昔于制菰中極推汾仲謂其可以傳世不特名於時也今三十年而詩之造詣又至此乎慷慨沈雄而古風之矜練渾乎晉魏予何能贊一辭惟思汾仲新安人也而籍本芝郡又僑寓於金陵乃新安之人咸曰此吾鄉汾仲也芝郡之人又曰此吾鄉汾仲也金陵之人則又曰此吾白門高士也予幾無以辨惟譁然笑曰有爭爲同里者其人之品行可觀矣噫均是人也乃有擯爲他鄉而必不受者又有爭爲同里而令人不能辨者何其異也豈地以人重而人不以地重歟聞有一薦紳文名特著且位列清華祖籍新安而卜居武林乃詢之武林則皆曰此徽人非吾鄉也問之新安則又曰此浙人非吾鄉也使其人而在不幾無駐足之所乎又聞江北一宦寄籍江南亦一時赫

馬馬志 卷一五
三六
弈今兩地之邑乘皆削其名而不收其視汾仲不迴隔霄壤乎予於此益知地以人重而人不以地重矣說詩者亦當作是觀矣陶彭澤詩亦不多而覽者肅然起敬至若宋之間儲光羲諸作未嘗不工也乃覽其詩而溯其生平或令人憤或令人惜何也然則士君子之足傳者固有所在而不在于詩歟雖然敦品行而有風雅益足以傳若汾仲之氣義卽不以才技鳴後世亦爭傳之而况風雅之宗又有追蹤晉魏者乎是則人不必以詩重而詩愈以人重矣

重建雙桂堂記

知縣 王景曾 遼陽人

邑治樂只堂之後有副堂曰雙桂與廨舍密邇蓋戴星出入地也堂之建不知屬於誰氏桂之生亦不知始於何代第堂因桂重桂以堂傳顧名思義處斯堂者得無有德馨之勵乎凡物之生不孤立必有所儷而始彰璧之合也珠之聯也皆以兩兩見珍桂以雙著實天作之合矣先是邑令竇君士範曾作記以旌其堂迄今猶昭垂邑乘中獨是桂能歷時互相雄長爲千百餘年物而堂則欹側欲臥雖前後屢經葺治不過因隙補苴終非久遠計也予從退食之暇瞻顧徬徨以爲有斯堂而不思所以更新之匪惟傾圮是危抑且辱桂特甚爰是鳩工庀事不日告成俾堂宇煥然改觀雙桂益增其嫵媚每遇涼飈薦爽芬芳襲袂令

人飄飄欲仙將古所稱河陽花彭澤柳猶屬有意以飾觀
美何若此蒼姿老幹浴日月餐雨露年彌永而色彌鮮耶
昔晦堂嘗問山谷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再四詮解晦堂
終不然其說一旦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
樨香否對曰聞一問一答確是真實無隱了義準是義而
通之玉尺千尋冰壺四映窮簷蔀屋之下無隱弗燭亦可
作如是觀第化民成俗非俗吏所能爲予且日哦天香雲
外之句俾馨德無漸百姓咸蒸被焉庶幾無負前人命名
之意云爾

募瘞本邑義冢枯骸引

邑人金白雪方

蓋聞葬之義爲藏欲人之憑穴弗見窆之言猶夕象物之
入夜而安故聖人始制爲葬埋而仁者且澤乎齒骼今本
邑之有義冢其給孤不知兆於何人所澤枯莫能悉其幾
許然蜉蝣寄天地夕而悴直朝而生斯逆旅在康莊往者
行而來者繼遂使見白石者既非鬱鬱佳城委黃沙者徒
翳離離荒草殘肌充螻蟻之腹朽骨作鼯鼯之房迄今淒
風冷露之中哭聲如雨落月斜陽之下野火成螢似欲向
塗人而訴之諒亦行道者所傷矣縱此輩宿積諸愆或不
能生無爲窮而死無爲厲然天心本屬不忍是宜其存有
與養而消有與歸皎然上人者心結菩提行同芻苢慧能

曉檀越三生之願道可作沈淪一葦之航茲欲廓無盡之
藏爲於納之舉睹萬物之歸根復命期有取於三冬進諸
公以種豆得瓜美弗專於一已彼莫爲迫也好善原有同
心况有其倡之見義諒無難色伏願各開囊篋蚤購樁材
俾萬古而遙殘槨敗棺冷風不侵夫腐骨庶百年之內荒
煙蔓草山鬼不崇乎生人旣以紹前人設義冢之盛心仍
以開後起種福田之雅願倘當機蹉過何異寶山空回且
後事難知雖擅金穴安用狂夫贅矣君子擇焉

邑之義冢直邑北隅去郭五里許其又北則幽冥尊者
所卓錫曰九蓮山者也冢凡三區爲冢壘矣然歲月滋
多淺土日積殘棺敗骨荆榛蒙之狐虺竄之傷矣思若
輩生有何辜竟至委身豈猶莫贖耶辛酉之夏余以事
道過其旁睹之愴甚因走謀之九蓮僧皎然俾以冊告
諸好義者斂貲具爲葬毋令久聞夜哭聲爲也皎然忻
然願行且請以先輸爲勸噫異哉彼皤然髡矣不因之
爲利斯亦足矣况望其效長者之給孤如是哉余旣喜
且訝則弁數言於簡端以導其行而吾鄉若會昌鄉及
各鄉人士聞者皆輸恐後越冬而功告成計所葬其棺
敗不復可舉骨在草閒易棺檢骨乃以葬者二十棺覆
於田側尤敗檢之亡其脛骨者一棺露無覆半敗猶可

葬者垂三十餘其初敗者又十有餘棺工甫畢而四方
骨之無主若雖有主而無力者復接踵以棺至矣嘻顧
義冢故地且無隙可入矣余輩約同志爲久遠謀別買
地一區爲新冢買田若干置之九蓮山爲義田歲籍其
入俾後閒有枯骸旋至旋斂而復以所贏餘爲冥塗春
秋資度費固所願也是役也余特發之其和而成之者
葉季升葉御仙程羽王范以濟等吾兄省吾僧皎然諸
人之力居多云辛酉仲冬雪方氏立碑附記

修峻嶺名四十八級碑記

教諭 尤 何 吳縣人

環黟皆山東自石山達桃源皆崎嶇險峻而斯嶺其最者
也往來行人咸嘆蜀道之艱黃君啟明捐貲修葺之夫啟
明石山隱君子也以星學寓海陽因徙居焉木本水源勤
思好施良有以也功幾成齋志而歿嗣君友蓬成父德青
石塤平履道坦坦修葺之功誠濟美矣而星學聲名更奕
奕藉甚歲五月功成語於予予曰善哉當吾世而好善者
寡矣矧父子相繼耶履斯境者且驚喜競傳謂星士樂善
好施有加無已如此此非有大過人者乎予故表而出之
以志其美云

書林厯山雜事

程 功

予於順治癸巳甲午數年與胡子素菴入林厯山借僧榻

肄業聞山僧言古箭鏃事且云雨後必眼有精力者乃得之予試與僧彌於雨後新耕之土細爲檢尋久之而獲一枚泥裹其外狀類小石子略似有頭尾磨厲以出之三鏃而銳然土繡銷蝕千六百年矣其入箭幹之柄尚有寸餘計銅質之重尚兩餘也又得一石鏃長三寸堅利如鐵以此漸求之又得數枚夏日行者刈麥足踏破一窖得古錢數十斤有漢五銖字樣僧不知惜鑄器而盡剩餘卽以贈遊客古人祭禮瘞帛瘞錢此其祭瘞之錢耳祭用紙儀自唐王瓊始菴開山門掘廣地數尺得枯骨一具作黃色老僧令埋於山塋以石疊護之石輒倒修之復然予與老僧言枯骨有靈此必三國初人物也老僧令移枯骨入眾僧塔前者山塋之疊石永不倒矣僧家造客座開天井啟土得古銅盤一面銅刀一口出土隨風而碎然古色陸離見者猶疑爲金此皆予所目覩者甲寅賊亂予所藏銅石鏃及古錢皆失之嘗讀吳史諸傳黃中之亂新安有三大賊寨一安勒山一烏聊山一林厯山安勒山未詳烏聊山卽今府治林厯山爲陳僕祖山所踞爲寨者也朱子特筆於綱目其必有意斯時宣州新安山谷之民號爲山越不服政教恣行劫掠城郭之外則爲異域觀陸遜治之得精兵數萬後諸葛恪治之得精兵數萬可以類推林厯寨二萬

戶是必包絡南山一帶皆賊巢穴設險重閉箐密阻深可
以表裏受敵者且當日形勢必非今日之鄉村鱗櫛而居
者况隸於丹陽斯州縣城郭不知何地且林厯創菴未及
百年初止茅屋數間宏我上人始廓大之此又予所目覩
者况在山椒僅一拳耳因其啟土遂有銅盤銅刀之類因
其耕山遂有箭鏃古錢之類其地未經啟之士未及耕之
山草木所都者一望蒼莽盡高奧之區安知無有如吾人
之所見者千數百年而未出見哉或曰賊有術能作霧能
禁鐵器以故破之用銅鏃乎然史言賀齊已奮白槌矣或
曰入賊營者不一白槌而足也隨筆之以爲考古之助

朱阜公絃詩序

黃岡杜濬漑堂

詩道之蕪也繇於古學不講今人師今人相習者今人之
詩相爭者今人之名又有一二黠者翹翹然雄長其閒操
號召之柄一坵之貉耳猶桓司馬之石槲不如其速朽也
何足論哉朱子阜公余素知其能詩然頗疑其習俗移入
賢者不免雖欲不爲今人之詩而不可得乃一日朱子惠
而好我出一卷詩屬爲點定然後知朱子不爲今人之詩
而超然學古者也夫學古爲詩本非奇特然在今日滔滔
汨汨千篇一律之時人懷龍斷之心以劇風騷之壘吾見
其相背之戾也而朱子獨於是時閉戶觀書非古不道發

而爲詩深婉秀潤時露胸臆見忠孝之情焉豈非豪傑之士哉其爲難得而可喜何如哉吾故亟稱之而惟恐其入世寢深折而入於時也故爲昌言夫古學時趨大是與大謬之分以堅其信道之篤而朱子猶疑吾言有所未盡吾謂學古爲大是子旣擇而處之矣大者得而小有疵焉可不言以須其後而必欲遂言之大率承學之士落筆自矜往往有一層古人之影伏於楮墨之內而不自覺是影也眾皆悅之而具眼者弗謂善也凡吾於朱子篇中有撫古最肖者反下筆寥寥焉其以此乎尙務去之以至於盡則瑩徹而光芒眞古在是焉夫余非知詩者而強之使言未必有當也獨嘗側聞之過庭詩之極地與春秋相表裏余雖老矣尙能偕朱子深究之噫滔滔汨汨者何以詩哉

舒母盧孺人傳

邑人 黃元治 涵齋

嘗披覽邑志他紀載至寥寥獨列女則踵而倍之私竊怪嘆曰嗟乎是何節烈之多也貞芳幽淑雖逸必傳否則名實相盭操彤管者有懼心焉今舒君斗侯獬來乞余爲其曾大母盧孺人傳手展一冊示余若敘若論若詩歌皆明時諸先達名公所以稱述盧孺人守節本末簡樸質實無所雕績猶見古史遺意焉是可信也用爲傳孺人姓盧氏黟之盧村人同邑屏山舒公大浙妻也大浙公早孤三兄

相繼歿母子孺欲得賢婦以爲助聞孺人最賢聘之及笄大浙公遽病且惡孺人父母愀然有難色孺人泣而前曰旣字舒氏卽歸舒氏歸脫不幸命也父母嘉其志遂歸焉歸未期年孺人娠而大浙公病卒矣孺人慘慟哀毀不欲生旣念姑老良人三兄皆不幸天無後吾幸有遺腹吾死則嗣斬重老姑痛吾不可見良人地下乃勉自活已而彌月生子曰宗護族人咸喜相謂曰大浙兄弟四人今獨幸有此子向微子之母實賢毅然蚤歸其父遂邀天佑以有胚胎大浙幾同若敖之鬼矣然孺人雖幸生子而從傍虎視者眈眈弱肉方將磨牙而向之孺人懼乃挈其子寄外家而自一意侍奉姑動履扶掖痾痛抑搔膳甘以滑顏色柔以怡諸可博姑歡心者罔不曲致無何姑見背孺人益孤無所依慘痛逾甚而彼虎視者愈肆然爲吞噬謀孺人思所以啗之使彼飽食而不得肆其毒乃舉土田歲入之利悉委其出納不問或謂孺人曰彼饕餮不盡齧不止孺人曰幸無言吾實賴之孺人以爲苟可全吾兒身外物奚足惜倉困筐篋枵然不有或又問之曰吾一寡婦懼慢藏召禍耳然彼其人旣得大饜所欲又感孺人不與較卒悔厥心翻然衛之其他羣小益皆屏跡以故母子得無恙人咸服其識迨子年十五始攜歸出就師傅夜則挑燈

自課讀書餘力兼務治生孺人諄諄誠之曰爾母勉活至今者以爾一身宗祀攸繫爾慎無頹厥志骫厥行濫交匪人墜厥家聲以辱爾父以重爾母憂厥子亦深自痛念父早喪母齟齬冰蘖以萃長此身用益淬礪激昂冀以光大父志表揚母節維時賢人君子聞孺人苦節亦樂與孺人之子交於是相爲稱頌聲溢遐邇郡邑賢守令亦遂灼然知有苦節爲盧氏也者乃達諸當道當道士聞諸天子特詔所在有司樹坊旌表賜以粟帛代巡直指每過輒惠問有加邑人榮之當大浙公病卒時孺人年十八乃斂髮剝華茹蔬衣布深鎖戶閑言不出閫游談婦女屏絕不與接

不尚佛事不喜施僧尼族黨慶弔不親往有宦遊及客歸問起居者雖子姪輩亦止令堂下拜不與見年八十子宗護欲奉孺人親詣白嶽設醮壇孺人怒頽顏叱跪而責之終不往卒之年孫四曾孫二遺腹子宗護時亦年已七十有三云

黃元治曰婦以節臣以忠無二道也考慮氏家乘宋右正言臣忠公扈駕建康敵逼帝舟急臣忠死之上憫其忠贈諫議大夫官二子孺人諫議公裔也以一未亡人而毅然爲古丈夫之所難智以全孤財以紓患恢舊業享高年卒蒙天子之旌詔其勁節榮光直與諫議公後先輝映嗚呼

天何嘗負忠節也哉

林厯山新洞記

黃元治

林厯山舊有洞歲丁卯王子延季與僧曇衍卽洞之西崖
縋而下又得一小洞于是鑿險仄剷頑梗刷蛇蟲之毒梯
鳥獸之逕遊者踵趾相接爭爲詩記以夸其勝余初不之
信迨戊辰夏五月登山延季迎諸嶺遽指新洞速余往余
乃往舊洞洞故有佛龕曇衍盡撤除磨刮以還其天造余
欣賞之久乃訪新洞西下數步緣竹根而逕之數折稍平
兩山如揖崖泉中瀉下有石窪然如仰釜窪盈而泉行沙
草奪之流忽斷過小橋西北二十步復截澗而東忽驚數
十百龍蛇拏攫而奔人諦視皆古樹根力不能入石則滑
崖四布蟠紐石角昂者垂者拗掉而梁跨者又蘖而爲樹
每一株數樹橫列幾不辨其同根而產亭亭聳霄余懼其
植薄而未折乃竟不然甚怪之已乃下深澗澗之中有石
如龍頭伸空而下飲頭戴一樹又如著草覆靈龜狀泉初
斷至此忽從石罅不噴薄倒挂欲作怒瀑而新洞扼之洞
深可二丈廣半之前屏石壁峭直高闊兩山茂林夾覆洞
吐濕雲籠翳松篁仰視天影如隔翠幙澗西石磴如島孤
松峙焉其東有崖北向俯睇遙野川陸包聯峯巒縮帶吐
吞變幻于雲煙霧靄之間者皆于是崖收之崖有亭洞上

下皆有澗崖曠而洞奧足以豁心胸澹志趣是皆有益于
遊者謂勝舊洞信然竊慨渾沌闢久而茲竊然一洞歷數
千萬年沈淪絕澗蛇蟲鳥獸得踞之以爲窟穴而人卽樵
夫牧豎亦莫有知之者今得延季曇衍始發其幽光豈山
靈鬱鬱亦思得一人以爲知己歟嗚呼林厯塊然耳尚有
韜晦如茲洞者而况名山大川其間人跡阻斷而懷奇以
自足者可勝道哉雖然物苟不凡天必不忍其終沒而出
之以時則人爭重之彼自徇者可觀茲洞而悟矣

樵貴谷詩遺序

邑人 吳 鶚 翼亭

鄉之中有賢人焉鄉中之人皆榮之曰此吾鄉之賢人也
鄉之中有前賢焉鄉中之後人亦榮之曰此吾鄉之前賢
也不惟榮之云爾又將師之曰吾鄉之賢如此而吾烏可
不自賢也又曰吾鄉之前賢如此而吾烏可不自賢也是
故鄉中之賢人稱之曰鄉先生歿而又祭於鄉者以其爲
法於鄉之人也夫與鄉之賢人生同里出同時嘉行不悚
於目也話言不惕於耳也愛慕之情何由生倣倣之思何
由起乎子輿氏言論世知人乃曰誦其詩讀其書蓋詩書
古人性情所寄也而興於詩則感人又有甚者焉古人去
我遠者數十世十餘世近者亦一二世世已湮矣孰論之
然世湮而詩在後人之讀之者卽其詞而想見其爲人狀

貌若接警欬若親而况讀吾鄉先哲之詩有不愛慕之而
倣倣之者豈情也哉雖然作詩乃鄉先哲事傳詩非鄉先
哲事也當其時觸境以生情摠情以發咏境過而墨猶新
情遷而紙未故亦冀後人之或傳之也而後人若不知愛
惜一傳散軼矣再傳淪滅矣蠹鼠爲劫兵燹爲災矣全詩
其不可復見乎全詩不可復見幸而猶有存者不過於塵
堆破篋廢置腐爛退煤敗紙之餘留一二於千百若稀星
之欲旦殘葉之未墜耳吁豈不甚可愛惜哉使後之人猶
不知愛惜焉則此塵堆破篋廢置腐爛退煤敗紙之餘又
將化爲輕塵吹爲飄煙而消歸無有欲論其世無所憑依
豈不大負鄉先哲作詩之意哉余邑肇自秦漢故號古豳
云然漢唐之詩不可攷矣自宋至今編籍亦闕焉邑中程
先生拙存好古君子也憫前賢之緒言淪沒不傳朝夕殷
殷搜訪得一首焉錄而存之得數首焉錄而存之今耄年
餘矣紙窗永夜燈影墨痕之間日昏復拭手倦復書積十
有餘年而始成帙名之曰詩遺憶先生之志亦苦矣蓋嘆
夫全詩之不見而所遺者之甚可愛惜也邑中諸君子與
先生同志者又捐金梓之集成而屬余爲序余亦鄉中之
後人也不能闡發前徽藉程先生之業掛名其間有餘榮
焉夫後賢藉前賢爲模範前賢賴後賢以表章讀是集也

咨嗟太息愛慕夫模範之人能不咨嗟太息愛慕夫表章
之人哉康熙辛巳歲吳鶚序

書樵貴谷詩遺後

邑人胡士育基仁

樵貴谷之名何昉乎按方輿志云昔有人入黟山行七日
至一斜谷中土平行周三十里并畝依然人煙環聚謂是
避秦亂而入絕不知朝代更革事又圖經所載有小桃源
與鄂州記潛氏村三者髣髴相類而樵谷潛村杳無可考
惟桃源洞戶千古猶存遊者道此至邑崇峰峻嶺四面限
之俯視平疇延袤計里約畧三十餘竊疑今之邑治卽昔
日之樵谷或有然歟嘗攷秦漢以來封域甚遠抵桐汭達

鄱陽秋浦宛陵半在封內界浙嶺而中分之以劃黟歙則

山行七日之說夫豈誣耶乃其閒文人學士篇什著作宜
多流傳而竟湮沒不存何也予緬懷古處敦尚氣節如新
莽篡漢而黟獨守義至斥縣名爲愬魯者則其風徽可想
見矣獨是季漢末造陳僕祖山嘯聚以黟爲巢厯多年所
而賀將軍齊至始討平之兵燹相繼尚有其人其書傳乎
是漢以前之編藉亡於寇亂者一晉承魏統衣冠之族多
自北徙先世遺業宜不復存劉宋陽伯子叛據黟城吳茹
公邱敬文等合圍攻之八月乃克蕭梁侯景之亂寔偏處
此程忠壯公靈銑當作起兵黟歙遲久乃定又隋亂凡三

見汪越國華起黟歙保六州以功歸唐而民乃有甯宇唐之中葉又有方清據赤山鎮赤山故黟土也李臨淮當作李臨

淮部將討平而析置邑逮至黃巢血流江左蹂躪又不可問

是唐以前之編籍之於寇亂者又一宋承五季先汴後杭

邑之人材輩出南北科名約略相等視他邑為最勝宜乎

詞藻風流至今未墜也而且孫工部黃秘閣程顯學華學

汪樞密戶侍各有專集見於志記今皆僅以名傳而所存

著作寥寥無幾又何以故毋論南渡之始方臘寇睦與此

為鄰即後羅寇發難比昔尤烈兵刃傷殘幾二十餘載寇

據而兵來兵去而寇來城郭邱墟村鄉瓦礫故家藏書存

焉者寡矣是元以前之編籍亡於寇亂者又一予用是慨

夫邑自析置而後特彈丸蕞爾非戰守所必爭之地亦以

僻處萬山寇必依之以為營窟而毒至流極攻不易克毋

亦文字之災甚於祖龍一炬而前之君子所深嘆其不傳

也有明之代風雅聿興矣誦讀者以制義為梯媒窮年呶

唔錮於八股故篇詩歌咏往往於宦成後得之雖文學儒

流閒有可採而山林布衣之士反欲專家以自鳴於世是

以其前姑闕斷自宋始其作者亦不勝數矣然而作者期

其能守也守者冀其能傳也苟不能守與守而不能傳易

一再世而前人著作之心思泯矣吾見編輯是書得竊芳

集爲明賢舒惟復先生所著傳之數世一嫠婦守之秘不輕與族之人士就其家錄之乃得傳焉夫以婦人女子尚能守先代之遺以視夫子若孫之不能守者其賢不肖爲何如耶

昭代之興尊崇風雅先正鴻辭猶及見之特是其人已往其書僅存苟無與存不虞其與曩日作者同歸湮沒乎拙存夫子兩朝文獻也惜其不傳而思所與傳之博聞見廣搜羅不遺餘力遠或得之方輿紀載之中近或索之故老家乘之內而又有賢子孫樂出其先世所存以相質目觀手抄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帙其遠者不可復得自宋迄元稍窺其槩矣自明至今樂備其盛矣合四朝之以詩名者幾二百人以篇計者得千四百餘章題曰樵貴谷詩遺地則尚乎古也人則闡乎幽也庶幾備一邑之風規而覩數朝之典則或亦前之君子所心許者乎編成適黃涵齋先生以秋官大夫出守滇南抵里相與參訂又程閒菴王坦齋諸君子皆博洽聞見互商其可因與同志釀金壽梓凡六閱月而刻始成拙存夫子命育錄謄稿本編列世次分校字訛因述數言於篇末以記茲刻之端委云

貞女盧氏墓表

教諭 楊如緒 淮安人

貞女姓盧氏名敬弟黜之順化里人也別駕常公七世孫

處士元祥公女生有淑質寡言笑字許郎永源未適門而
永源亡時女年十六聞訃欲趨喪其父不可吞聲飲泣誓
死不更醮聞者以爲一時激烈耳久之諸姆率相勸曰苦
節不可貞况若未嫁何自苦乃爾弗聽矢志日益堅屏鉛
華絕膏沐足不戶口不齒年甫五十邑廣文翁左兩先生
召其姪庠生之俊與語欲白學使請於
朝旌門建坊女曰我何以是爲哉固辭乃止兩先生贈之
額曰貞孝維坤卒年六十有八初厝經堂今其再姪德洪
德宏曾姪禹錫守恒敦淳等卜吉壤而遷之元姪又昂黜
之傑出者述其事告予請表墓焉予既後翁左兩先生司
鐸於茲敢勿以厲人倫獎姘修爲己責縱貞女不待予言
傳而予言獲因貞女傳所大願也于是爲之表曰嗚呼史
載衛共姜包崔氏事彼皆婦而節者若范之於江文濤柳
之於趙野雖未果婚旣迎門猶有婚意女未及許門也非
弟與共姜崔氏異且不與范柳同顧乃懷松淬玉嚙雪茹
冰五十年靡他志豈不難哉豈不難哉然則於禮得無過
乎曰已嫁不改禮言之所以通人羣而爲之制也許嫁不
改禮不言之蓋不强人以不能而能是者先王未嘗不深
與之貞女之行禮之正也非過也曷爲乎不合葬也曰古
者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姑歸葬於女氏之黨

示未成婦也而况未婚未及門乎不合葬宜也其終不以
旌例請於有司者何曰成女之志也女守其貞以恒其德
非爲有聞於鄉黨州里而爲之也此卽貞女之所爲與盧
氏諸君子之所以處貞女者均有合於經義故詳言揭於
墓之原

升學碑記

邑人胡與高岱瞻

國家混一寰宇四裔乂安武功旣戢文教覃敷凡學校禮
樂化民成俗之具釐然畢舉人文聿興日新月異

聖祖仁皇帝君臨天下六十一年久道化成培植士氣廣
額加學所以鼓舞勸勵以振起人才者靡不備至其德化
及民如元氣被物默移潛孚而不自覺異時鄙野朴陋之
習不知消歸何有故自通都大邑以至山陬海澨茅簷蔀
屋弦誦之聲四時無閒

今上嗣登大寶以直省應童子試人多額少有垂老不獲
一衿者令督撫會同學臣查明人文最盛之州縣小學改
爲中學中學改爲大學大學照府學名數錄取

詔下諸省諸省大臣各檄郡縣其實以報於是黜之人士
咸踴躍懽懽願請於攝邑事分府李公公曰此

聖天子之恩亦守官之職也吾其可辭乎且新安文風甲
江左而黟建邑最古俗尚淳朴今應試之童稽其數則有

大學所未及者語其才則披覽之際美不勝收微諸生言
吾固當請遂以聞諸郡先是中丞法公視學江左亟賞黟
文人府庠者五人猶以類滿爲嘆以故黟之文名籍甚至
是太守無異議而以歛休養之求比府學與黟之求改大
學並請藩司駁覆核實時委令張公續署邑事以實有干
人報于是諸司以次升諸部部更酌其可否分別具題奉
旨如議凡安撫所屬由大學照府學錄取者六州縣由中
學改爲大學者二十州縣由小學改爲中學者九縣而徽
屬六邑得邀

恩光者獨夥而已事定黟之人士復踴躍歡忭往謝李公
公曰此

聖天子之恩亦黟士之慶也吾何功之有顧新安文風甲
江左搦管之童非揣摩有素不輕就試故名數雖次於諸
郡而才具特優今上官惟以多寡相較一例繩之致諸邑
有失時之嘆吾方深以爲慚其又奚謝諸生幸生明備之
世際斯

盛典其益濯滌淬礪以奮發乎詞章而磨礪乎事業俾
國家收得人之效是所望也諸生其勉之於是諸人士承
命而退因記其始末勒石以垂永久公名鏗順天大興人
張公名天俊山西榮河人時司黟學者教諭趙公名必誥

訓導翟公名鑄並涇縣人例得備書

舒節母墓誌銘

歎程雲鵬華仲

黟縣學生員舒枝煥死陷阱其母

旌節江氏先沒卜葬有期予門人舒桂芳請於予曰先生

惜枝才宜銘母墓嗚呼節母其終也已節母江氏屏山舒

德儒妻德儒客死中州母年二十二枝在腹三月哀慟數

幾死江氏母從容諭曰而翁若姑且七十所共命者而腹

中物也生男則翁嗣不斬而壻黃壤志也况得代為奉養

乎母事二人小不豫則負霜雪倚戶牖至燭跋雞鳴不命

之退不敢退暇則篝燈夜織枝六齡勤督其向學不使蹈

輕佻浮薄之習嗚呼節母其終也已母教子如此其難枝

克肖賦采芹工詩文翰墨豔爛屏山屏山之人宜護藏其

寶氣以彰節母之賢乃

天子始頒恩寵而服族鄙夫賄墨吏誣枝抗糧沈冤不白

而死節母雖有

旌不能使辨春秋窳窳是母是子忍相見於地下哉葬以

雍正 年 月 日在 山之陽致枝死者業亦日敗

或曰枝厲之銘曰

朝廷之旌桑梓之榮乃有豺狼恣厥猙獰殺其嗣子不顧

令名孰知

旌典載於方冊後世有興幽明匪隔驗以斯銘應有不死者

葉貞女傳

程雲鵬

貞女姓葉氏古黟人許字同邑盧氏子名容者未嫁而夫歿請歸盧守制父母曰爾翁姑且亡誰爲爾蔭貞女曰人各有志未可強也盧衆婦迎之臨夫所易練而哭反拜翁姑檢夫牀席而安焉三年喪畢設飲饌哭諸墓會祭飲一盂迺絕粒迎父母勸之貞女曰昔者有言矣人各有志未可強也遂餓而死

建造東門永吉橋記

知縣黃家甲河南人

繼難繼之事其孝純成難成之業其功大勒諸堅珉永垂不朽宰斯土者誠不可以無辭黟治城東濱河之上岸東西相距十餘丈前明舒翁志道捐千百金積歲月創建石橋以當章水濟行旅歷有年所康熙戊戌夏蛟水暴發梁遂圯嗣是佈石接木危渡甚苦有建議者以工費浩繁而止惟州司馬舒君謙吉慨然任之君爲志道翁賢裔性謹厚樂行善事尤好嗣先人業自戊戌橋圯且暮以繼述爲己責而家孫邑諸生朝岐嘗贊襄之甲寅冬命子邑佐甯庠生健州同知恭國學生頤鳩工入山伐石取材乙卯秋聚徒興作朝夕董率凡十閱月而梁將告竣值丙辰五月

中作雷雨匝三日蛟橫水猛掃廬舍如風捲秋籜而橋復
圯邑人僉喟然太息事之難繼業之難成若是乃君則志
益堅氣愈奮弗憚勞勩以要厥成功值費較倍加焉余往
來斯土聞諸父老如此夫前人有善而後嗣繼之孝也况
繼之不易耶前人創始而後嗣成之不可謂非功也矧成
之至再哉今君慨然力行是何作述相承後先一轍乎行
見輿頌興歌歡聲載道固無待言者所冀邑人士履是橋
覽是碑一舉足不忘先業一動念弗背先志斯又興人心
繩祖武之機而可爲樂善好施者勸予是以悅爲之記且
顏其額曰永吉以見斯橋之建與山並峙川常存者也君
名德兆謙吉其字邑九都人橋建於雍正乙卯之秋竣於
乾隆丁巳之春例得備書云

烈士汪曰俞公

京都序

休甯金師濂

語云貪夫殉利烈士殉名貪夫之殉利固可無論矣烈士
之殉名初非期人之知也祇自行一己之見其心至大其
節至剛利不爲疚威不爲惕浩氣還太虛丹心貫日月無
忝此身而已矣若

國初乙酉閒如二都之跳梁逆僕宋乞朱太咆哮無狀糾
黨叵測不有汪曰俞與江雷二烈士之舍生取義黥封其
不爲齋粉一郡其不爲魚肉者乎斯時張縣令如紙糊楊

兵道如泥塑卽有海陽金太史切靖亂之懷而渠魁未斫
流毒日甚甚至婚媾以結之卒無有厭其狼毒者極其心
不盡屠家主不已也九都三都冠冕塗地慘日昏天俞默
趨雷處謀曰知兄有殺乞之志救眾之念予請從事焉適
乞帶甲兵數十自十都回道經東山富僕鄭孫延乞欵茶
俞復謂雷曰今日不殺乞微論黜之君子靡有子遺禍且
延歛休祁矣遂奮臂前行俞弟登不謀而助俞見乞佯揖
曰汝達何往汝達乞之表字也恍惚莫測回揖未及一鎗
已入乞腹遂與雷等立斷其首剖其心剮其肉分離其手
足粉碎其頭顱夥之士民舉手加額咸稱快焉無何人心
不一蔓草未除俞欲請兵而眾志遲疑致雷先罹其鋒俞
亦遭害夫俞先之不去鄉以俞生臨害不供一人以倖免
俞之功亦誠大矣而殉難者復有弟德聖德先叔則之俠
烈之行不誠千載一門哉我

朝旌揚忠義雷光祀典而俞之孫子無力上聞甯非功耀
星辰名同草木者乎夫發潛德之幽光儒者事也官有缺
典而野有留名烈士如俞公匪獨一村之干城實一邑之
干城不特一邑之干城實一郡之干城也爲之後者而忍
湮沒弗彰乎其謂之殉名也卽其殉道也殉義也殉倫也
誠哉其爲無忝乎此身者也是爲之序

書江氏還金亭記

涇縣 趙青藜 然乙

黟邑江生尚濟述其先世祖還金事甚悉曰人之欲表其親者必得仁人之言為詢其邑志不載考其年世在前明永樂時因以歎人之得著其善垂修名於後世者蓋其幸也我

國家激揚之典不遺鄉曲使還金事而在今日豈不赫赫乎上之當事播之天下哉而江氏竟不得一列名於邑志中可慨也是故生今日而還金容或有出於勉強而當此舉誠所謂不勸而自善者夫為善而不待勸又甯詩身後之名得垂與否名之不垂於身後固於當年之心無恨而其子姓必欲為傳之者抑又其孝思之自盡焉矣嗟乎邑志之作所以助

朝廷厲蒸庶發潛德美風俗也顧獨無所以自盡者而不一稍為諮訪也且余讀江氏先世上郡司馬書其時有汪氏者還金邑志載之則還金之非不當入志也可知今還金之亭依然道路乎江氏子姓其世守而時葺之余得援志載汪氏例大為之書曰明江彥良拾遺三百金俟其人還之於此

黟縣學宮遷復舊址記

知府 何達善

黟於新安為望邑山水清暉農樸而士秀井里桑麻閒弦

誦之聲相聞自昔科甲連茹名儒代出如邑乘所載祥符
天聖以來孫運使程學士汪侍郎盧正言黃直閣邱殿丞
倪隱士風節忠勤文章行義炳炳有足多者其學宮舊在
縣治之南自宋迄明數百年矣正德時學宮損壞有巡按
御史吳謂爲卑濕所致遂以己意改遷縣治西北天尊觀
地精形家言者謂舊宮亥兌互換樂托鬼曜齊備觀基乃
縣治樂托奴砂左臂地風吹骨堂局渙散以故遷後科第
遂不如前萬曆辛丑諸生念學宮舊址靈秀甲邑曾有遷
復之請爾時故明倫堂已改爲碧陽書院而傍地或居羽
流或爲民家侵佔有司未能清理惟將書院仍改爲明倫
堂以存舊觀卒不果復余蒞郡之三載時猗氏陳君自懷
甯調爲黟邑合愛士而興學復申邑紳士遷復之請余因
親履相視其舊址平直寬宏土脉和潤前則雙峯秀立遙
應明堂且東西騰蛟起鳳二石坊屹然具在迫觀新址則
氣促而澤枯也非所宜矣夫形家言原未可深信然古人
營建都邑故嘗陟嶽降原測土正景而斯于所載亦有取
於秩秩幽幽非無稽也學宮爲通邑人文之宗尊
至聖奉

國典顧可不慎乎哉術家卜其吉君子揆其理各有攸當
也爰定議俾陳令清釐舊址依東西石坊古制凡侵佔者

悉文還之維時邑紳士踴躍歡欣自殿室門廡泮池並
崇聖殿尊經閣明倫堂魁樓文閣及名宦鄉賢學廨各工
費或任於一都或任於一族或任於一人富者輸財能者
殫力樂事勸功爭先恐後始於乾隆十七年六月閱三載
而落成堂哉皇哉有嚴有翼於是昔時習禮肄樂之所曠
二百餘年委諸榛莽者一旦復見廟堂宮牆之盛氣運與
人事與易曰無往不復其殆有數存與夫雷奮地而草木
扶蘓雨將降而山川出雲氣所通也龍興則雲蒸虎嘯則
風起類所從也今黟邑十二都之族姓紳衿不啻以期不
告以命獨一聞鼎新學宮之事雲合霧集趨事惟恐後時
可以徵士氣之所向矣可以觀義類之所聚矣氣積必升
類聚則大天運盛者日月華地運盛者紫芝出土氣盛者
人才起名臣之業醇儒之學安在古今人不相及耶諸生
勉乎哉運之泰也非人不開神之降也非人不靈孔子曰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諸生勉乎哉毋使人傑地靈之難憑
致使後人而復議後人也因爲之記并載輸工姓氏以垂
諸後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知江南徽州府事何達善薰
沐拜讓 賜同進士出身知黟縣事范汝載 儒學教諭
兼理訓導吉夢賚 典史包先本

大清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仲秋月穀旦邑人孫殿元書丹

魚亭通濟永濟石橋碑記

知縣 孫維龍 宛平人

黔處萬山之中重關疊嶺絡溪帶澗舟楫不能通章山武亭吉陽諸山之水匯於石山湍激潔泱經潯陽釣臺繞出桃源洞下以達於魚亭魚亭地勢漸趨平衍溪水稍稍停蓄商旅自浙江溯新安江而上者至此舍舟登陸河道寬廣數十丈有小洲砥中流分一河之水如燕尾然兩岸舊皆有橋跨度中洲西岸架木爲之其東則永濟石橋也歲久石橋傾圮當春夏之交山水暴漲漂沒斷渡往來皆病於涉乾隆己卯里人楊乃賢捐金二千餘兩鳩工重建未成而乃賢卒辛巳余奉

簡命來宰茲土往來魚亭嘉乃賢之好行其德而又憫其功虧一簣而歿也召其子天培勸諭之天培感余言續捐數百金而橋成仍名永濟高 丈 尺廣 丈 尺長 丈 尺東岸石橋旣成而西岸板橋傾欹貼於水上一遇暴漲病涉如故余乃捐俸倡議改置以石黔之紳士聞風慕義踴躍樂輸乃伐石庀材擇賢能者董其事閱歲而橋亦成高廣與永濟同而堅緻過之落成之日余偕諸紳士登覽其上長川蜿蜒雪噴雲委而來雙橋橫亘若長鯨巨

鼇狎浪戲水屹立相向中洲矮屋數椽與漁舟凌亂賈舫
鹽艘鱗次沙汀帆燕檣鳥可俯而窺也橋下游魚數百澄
虛可數時有櫓聲鴉軋欵乃與漁歌相答東西市通闐闐
橋上行者乘肩輿者擔者負且戴者登降隱現絡繹不斷
余顧而樂之諸紳士請有以名斯橋者余曰輿梁徒枉古
人所以爲政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今余百
不及子產猥以區區之俸示惠黔民諸紳士擴余量而大
之以企於古人之爲政而政於是乎通人於是乎濟宜名
通濟抑余於此又有感焉當昔人之初建永濟也豈有今
日之橋在其意中目中哉乃今亦既水蝕石泐化爲烟雲
矣而余與諸紳士又操其政後之視今安知不如今之視
昔所賴黔多好善之士時有如諸紳士及楊氏父子者則
兩橋藉以不朽矣爰取橋旁剩石磨鑪之列序姓名於左
而記其事如此

樵貴谷詩選序

孫維龍

古者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故十五國之風編於雅頌之
首後世聲偶盛而格律漸嚴文人學士以詩名家者則有
專集行世選家從而論次之以爲一代之詩不必如當日
一國有一國之風也黔爲古秦邑漢魏而後迄於三唐詩
無可考數十年前鄉先生程君拙存始有樵貴谷詩遺之

選斷自宋孫叔和而下以人存詩而詩之工拙俱所不論厥後又有詩存一編大致亦約略相等斯則黜之士風也余以簿書餘閒取其書而粗閱之竊臆程君之用心蓋在表章前人不欲嚴加刪汰耳然士君子立身行道或以氣節著或以功名顯或以學問文章聲藉當時而垂後世傳與不傳何在於詩而詩之可傳與否則不論人故以人存詩而詩之不可傳者正多不如以詩存人而夫人之詩必實見其可傳而後傳之也閒嘗考諸邑乘藝文志宋元以來名公巨卿接踵輩出多有著述流傳於世而程君之選若此豈搜羅之未盡善與茫茫世代故家遺老今皆寥落矣其子孫且不可問又烏從索其殘編而訂之抑今人遠勝於古人而後之視今不必如今之視昔與嗚呼良可嘆已余於程君選中分別去取擇其有合體格者十得三四而王江栖黃涵齋朱嶽青二三君子則從其專稿中增入如干首又益以時髦之作都爲一編而名之曰樵貴谷詩選期於不濫不遺足以信今而傳後云爾然則是編也雖黜之士風而實則風雅之標準騷壇之盛業也豈第一鄉一邑之風可以備太史之陳而已哉

遷建劉猛將軍廟碑記

孫維龍

古者八蜡之祭著於禮經鄭註列昆蟲於第八王肅則言

有貓有虎而無昆蟲說者以爲昆蟲害苗不當祭不知非祭昆蟲祭主昆蟲之神也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蓋以害苗之蟲去之惟恐不盡而又非人力所能及故卽繼之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唐姚崇遣使捕蝗令夜中設火火邊設坑且焚且瘞嘗引此詩爲證究之盡力於人不若乞靈於神此劉猛將軍之祭所以特重於今日矣考降神錄載將軍名承忠吳川人元末授指揮弱冠臨戎兵不血刃盜賊鼠竄適江淮千里飛蝗遍野將軍揮劍追逐須臾蝗飛境外後因鼎革自沈於河有司奏請遂授猛將軍之號夫以將軍之神武臨難不苟雖名不載史冊而忠勇之氣常留天地之間其可以廟食百世者非但驅蝗一事已也顧其生則氣足以靖寇氛除物害其歿則神更足以消災沴興田功吾不知古之主昆蟲者何神今以將軍當之益有徵而可信我

世宗憲皇帝首重民事以蝗之害苗滋大而劉猛將軍有驅蝗功

特敕所在有司建廟歲時致祭勿衰黟邑自作廟以來垂四十年矣地本湫隘少垣墉椽栊之壯觀加以歲久傾頽幾不能蔽風雨維龍來宰是邦見止小屋一椽祭之日相率道旁行禮慨然議改建第因無地可遷久而未就乾隆

三十一年春城南世求舒氏願捐己地一區余乃割俸謀始而紳士復樂勸其事捐貲鳩庀瓦屋三楹規模視前軒敞念予以辛巳蒞任六載於茲仰賴神庥豐年屢慶顧從前不免告饑詢之鄉人非遇水旱卽傷於蟲意者神之不式憑祭之不告虔與今而後以妥以侑邑之人邀介福於神者正未有艾而世求舒氏暨紳士等捐地輸金有功秩祀余是以樂觀厥成爰叙建廟之始及今日遷建之由並勒諸石昭示來茲且以明斯舉之適應經義云

瘞埋境內暴露棺骸記

孫維龍

徽俗多溺於形家言親沒不卽營葬貧者覆以茅茨朝不保暮固不免狐狸貓貉之患卽有力之家亦僅於山坳田畔爲屋以殯謂之厝地迨數十年後人事變遷不常聖周毀敗其愈於茅茨者幾何余至黟嘗有句云可憐風雨停棺處鬼火高於百尺楊悲之也每因公出郭輒諭父老鄉保以及時埋葬爲急多有感泣應命者乙酉巡道憲貴筑李公蒞任諭令各屬將境內棺骸設法掩埋隨通諭各鄉將無主之棺擡赴義冢深埋厚蓋其有主之棺不欲叢葬或子孫遠出未歸者亦切諭本家早爲營葬而黟邑義冢舊祇三處遠鄉不能遍赴查縣之一都有高阜隙地爰捐俸和買刻碑添建義冢又貢生汪元佑願捐一都隙地一

區連舊冢共成五處乃得遍諭遠鄉將棺舁赴并捐給灰
工安葬其棺已朽者捐施木匣檢盛擇九蓮菴僧妙椿董
司其事自本年二月至七月共埋一千一百八十一棺其
灰工木匣之用紳士汪元佑錫輅等捐銀四百兩余復捐
俸三十金此外邑之巨姓尚多自葬其族人者自是各鄉
山麓無復暴露棺骸矣伏念維龍不材蒞茲土六載仰體
上憲之仁恩俯藉紳士之資助於此事粗有就緒方思善
後事宜置田收租以垂久遠會奉檄調赴鳳陽匆匆未獲
如願爰記其崖略以告後之君子至汪元佑錫輅等之好
義急公僧妙椿之任事誠恪亦附見邑志中俾可考云

石山挹秀橋記

知縣林遷

東南去縣治五里曰石山黟之諸水所聚會也雙流滌澗
數仞壁立舊有石梁橫互其上以通休祲往來之衝予謁
郡時傍之而過覩其橋面冰裂石欄傾側竊疑黟人士多
慷慨而好義凡橋梁道路無不醵金修治獨斯橋未嘗過
而問焉詢之上人土人曰自有主者歸而搜諸邑志則載
知黟縣事竇士範建范不識主者爲何人也己丑秋四都
國學生汪櫛汪佐庠生汪德景等呈請修治并呈前縣林
示益核其實又呈竇公碑記反覆查對因以信黟人士好
義之果無窮而嘆郡縣諸志之不可不補也夫溝洫必詳

橋梁必載者作志之通例也郡志重修於橋成之後而缺而不書載筆者之略也縣志成於竇橋書自建碑記亦成於竇功屬汪瓊豈汪子存讓善之心見竇之白其事於道府而願歸以功故志云爾耶且非獨志也卽碑記亦有可疑者今核修葺之費且逾千金當年經營伊始其費慮無不十之者而記止云五千其可疑一也汪子獨力建造欲垂久遠更割腴田數十畝歲積所入以爲修葺費閱林示所載已五費經營矣於今又二之悉汪子子孫畢力其閒並無將伯之助觀後來之獨修則知當年之獨造爲信也而記所云五千者又止歸二千於汪子彼三千更出何人其可疑二也今殘碑斷碣久矣無存覽橋者不難估計而知原不必斷斷於或相千萬獨計汪子者割家產之過半揮萬金以成功維子若孫又屢繼其先志功厯年而長在名湮沒而不彰嗚呼其可悲也已且夫紀其人於既往所以開其事於將來也汪子躬爲善而歸其善於當事汪子之子孫躬爲善而歸其善於祖宗縱不爭此區區之名顧念官斯土者遇一事之可裨民生者無不旌而出之以風勵斯人矧善之日積而未有艾者獨歸澌滅行將墮好義之心而無以爲士民勸矣是當別白而還之其人若郡縣兩志之宜補則誠有待於後之人而非余之力所能及也

是爲記

文學李敘翁

德倫

歸新安序

鄧夢琴

漢中知府

新安文學李敘翁先生承其先人之業市隱吾邑之廛邑人士交之有年矣徽饒二州擊柝相聞翁往來其中大半卽次之日爲多故暱翁若桑梓然邇來翁就養家居倦遊不復出暱翁者思把晤不可再謀徵祖餞之辭以送之古之石隱獨行之士其晦名也深其託跡也偏近蓋空谷有足音之喜浚郊有素絲之畀而探珠者于淵採玉者於山至于湫隘囂塵之區耳目之所素狎則並無羅而致焉者其晦之也愈深其求之者遂左也而其人亦於此卑躬約志寄跡藏用從屠沽賈街中物色天下之豪俊而風氣之縣殊情僞之變幻往往備嘗其險阻艱難以堅動忍之實學翁方壯時績學工文值吾邑壇坫全盛日執羔雁者百數推翁莅牛耳焉及在故里掉鞅文壇黃山白嶽之英咸避三舍以彼其才何難立脫諸生籍翁託跡之餘下簾讀書無虛日暇則圍碁飲酒論古今若燭照而數計往來二邑中二邑俱挾以爲重輕縉紳之無所禮於其廬後生之于何考德而問業者二邑俱有同悵以彼其望豈宜隱牆東以老而翁顧洒然物外無幾微之感于其中貌癯而道腴夷然若有以自得則其藏可知也其藏也深其發也吾

不得而知之矣余觀千古如辟傳之重人城杞之絳老漿
 博之毛薛避仇之趙岐其人皆通陰陽歷筭之精挾從橫
 捭閤之術秉經學節義之重而韜光匿采辱在泥塗或知
 之而謝過或請見而不可或聞名而即與遊或一見而延
 以為上客蓋晦名於百千庸眾之人而未嘗不知名於一
 二侷儻非常之士然則用晦而明翁雖欲深藏其用不可
 得也翁子四人皆醇謹克家次某郡諸生有文名

南屏葉氏文會序

訓導 黃本騏六安州人

自古人材之盛文治之昌多起於一邑一姓之中而所以
 化成於其鄉者賴有切磋以集其益故黨庠家塾其入學
 考校與州序同由小成迄大成必以敬業樂羣論學取友
 為要蓋相觀而善乃教之所由興也予於乙未冬來黔忝
 司鐸諺叨諸同志許予為知言時載酒問奇字而南屏葉
 氏以制藝相商確者為尤多當甫來謁時皆彬彬有儒雅
 風望而知其文必軌於正文品根乎人品信不誣已葉氏
 聚族居於鄉距城十里許無公事罕入市者族中多盛德
 之士以禮讓為訓賢弟子羣奉為依歸以是比戶可封凡
 守土者過之必式其閭至等於廉泉讓里予屢至其家與
 諸君子尊酒論文投轄閱信宿猶惓惓不已余感其意每
 低徊留之今年春族中起文會按季月一集贍其供給聚

則言孝言慈以餘力攻舉子業分曹角藝一以雅正爲宗期於言文行遠予嘗謂學以行爲本文以學爲本若葉氏者可謂知本矣惜余適之官汝陰不得久於此親見諸君子操鉛槧各精爾業駸駸焉日進於大醇然道義之交千里猶一室也他日郵筒往復俾得快覩擊節刮目愜心所謂景星鳳皇無賢愚皆以爲美瑞者固蔚然華國之選也豈獨一邑一姓之光而已哉是爲序

萬竹山樓記

邑人汪士通 東湖

余家山莊北枕黃堆之麓嘉樹繁植四時有不絕之花足供遊覽云余居距山莊五里許取道幽僻其一由山徑而入深崖邃壑鳥語泉聲饒有奇趣其一沿溪流而上板橋數折村墟幾點又蕭疎有遠致也山多怪石東西有二澗其西澗常涸惟盛夏暴漲如飛泉如瀑匯於東澗而下其東則懸流奔注出沒亂石中琅琅有聲冬春不竭旁橫老梅數株虬枝偃仰如畫人行梅樹下拾級而登數武地始平曠則泉聲頓歇萬竹森然清風徐來宛如夏玉雖盛暑不知有日色也竹裏構小樓三間墻之以石覆之以瓦舊榻一張古書數卷而已所至無車馬冠蓋之賓惟山農野老相與過從所談論雖無倫次取足以解頤不暇閒其是非也每當春秋佳日文學之士多觴咏於此則又與之飲

酒賦詩以爲娛樂且樓之南先世元池公暨夫人之墓在焉樓卽公讀書處子孫世守之登斯樓者想見公之德澤被生民而裕後昆如竹之繁衍焉匪徒以資遊玩也或曰竹之爲物其材勁直其心虛而節密有君子之道學者樂於此觀焉是說也余亦取之故爲之記

汪烈婦傳

汪士通

烈婦舒氏牛泉人系出九都屏山適吾族人汪孟爵爵父與兄商蘭州流滯經年兄卒而家書杳然爵往省父欲促父歸父意不決使爵負伯父骨殖先歸母駭然曰而父死乎爵曰父命我歸伯父遺骸父無恙也母索父手書爵以男在外歸事所親見父未付書對母檢行笥父衣履在焉母遂疑所負是夫骨謂爾第諱言以寬我耳雖多方指陳母疑終不解爵體弱見母朝夕憂慮父又寫遠難返抑鬱成疾而卒舒氏爲殯葬畢悉取嫁時奩具爇焉自投於壙中家人強之出歸絕粒七日索酒與以醴不飲易火酒飲而卒姑按視之則自領至韞已紵線密縫之矣後十餘年其父忽自蘭州還時爵母尚存持之哭曰吾陷吾子矣婦之節可使蔽乎然終以不與例合未得與旌表之典僅請於官給額而已族子東湖曰余少賤其母往來余家詢之云兒言父在顧何以凡自蘭來者皆不得父存歿狀又無

音耗是不可解也余爲歎息久之假使其父不歸客死於外雖有舒氏之節烈究何補於爵哉故余旣義舒氏而重爲爵幸也

吳烈女傳

邑人 程浩 永嘉籍 森瀾

氣各正於乾坤豈可人倫有缺光莫逾於日月不圖弱女能爭節與孝兼烈非激就居然日見不比耳聞若古黟孫世洪之妻吳氏是也射孔雀之屏方能中目侍梁鴻之案未及齊眉遽爾蘭敗於風還珠無計薤晞其露埋玉同傷斯時也吉事翻凶好音變訃守貞者定尋盟於白水性烈者必其友於黃泉似此無意獨生有情同死爲難能也不其然乎雖然慷慨易成從容罕覩吞聲飲泣淚枯而鵲血交流落魄銷魂形槁則猿腸難續羅紉毀處惟聞裂帛之聲簪珥碎時實有斷金之象仰天而誓甘旨都捐指日爲盟苦衷共諒蓋際風饑而雪虐女非待字之時當地絕而天傾人在未亡之列爰是帶麻請往完璧歸來展見廟之儀有儀可象咽崩城之淚無淚堪揮雖然痛隱於心畢竟愁形於貌咸云新婦不愧大家嗚呼夫君之面目何如魂迷於夢女子之髮膚猶是影不離形婦德無虧聲息隱深閨而寂寂女工不廢淚痕雜細縷之絲絲自覺下咽之難誰作加餐之勸旣安心於集蓼覺觸目兮哀荼劍縱未懸

心焉已許石難待化魂也先飛無如冢婦閨中尚無妯娌
且緩從夫地下畱侍姑嫜終三載以銜哀口絕五方之味
越五年而食淡命延一勺之糜以日以年百結之麻衣皎
若無冬無夏半牀之布被依然斯時也有人代事高堂故
我應還夫子爰求似續向叔也而殷勤用托清溫顧妙兮
而鄭重既畢生前之事旋深死後之思無節可旌不願傳
諸竹策如歸視死何妨戢彼桐棺且帶束以重重復針縫
而密密附我身者已定慎勿解衣須女手兮相扶還當蒙
被殘魂黯若遺命凜然却饋粥於晨昏三日不食屏羹湯
於左右一息尚存重以太姑之命飲水明心復延數日之
期得正而斃越十有三日乃卒春秋二十有三嗚呼知我
無生瞑目相從於地下靡他之死掉頭永訣乎人閒既仰
芳踪更聞異事當彌畱之際溫已生春值危淺之期塵思
澌雪斯何時也毋乃過歟孰意積素朝鮮夜寐與夙興迥
異豈非至誠默感方珪與圓璧胥呈者哉不獨此也四五
年饑腸未滿十三日枵腹全虛如此消磨得毋憔悴乃飲
冰茹蘖寂寂者本是死灰而魂去尸畱凜凜者猶餘生氣
容顏無恙色相依然覩者莫不稱奇聞者因而駭異更有
翩翩止屋馥馥盈庭若霞蔚而雲蒸蒼荀氤氳散去恍鸞
翔而鳳翥慈烏環繞飛來所尤異者草萋已宿將謀同穴

而開木朽難雕又慮前和之腐於焉擬議正在躊躇乃倏
忽流光旬稜振響隆隆者無端圻地虺虺者有意開山墓
非樂水爲災棺藉迅雷而見毫無敗壞之象知有阿護之
靈也至若改卜牛眠冀成鴛冢欣滂沱之頓止喜靈寐兮
全收力借五丁忽得藏巖之穴名完千古特畱合璧之形
斯皆信而有徵實可傳之不朽嗚呼意誠旣天地爲昭志
潔而鬼神可質歷觀奇節載咏柏舟之詩偶試儷駢用作
陶嬰之傳

胡孝烈女傳

附詩

程浩

孝烈女者邑庠生胡時泮之次女許字故監生程駟之子
達爲妻徽黜六都西遞人也虵虺徵祥離爲中女鴛鴦學
繡班是大家嚴父明經朝夕習聞夫箴誠伯兄服賈清溫
代任其勤勞內則素嫻陳言勿錄幼齡侍養純孝宜傳慈
幃邁疾之年髮纔覆額蓬戶食貧之日水可承歡手足痿
痺爲不仁顛危萬狀左右扶持而忘倦寒暑三年積悃所
徵沈疴旋愈其事母也如此父兮生我忽失足於登高醫
每驚人欲剝膚而取毒暮年憚割宰抱恙以終身弱女通
靈得吮癰之妙術脣常含血肉潰何嫌舌可代刀骨芒頓
脫設非孝感曷奏奇功其事父也如此蘭閨守待字之貞
內言不出蓬矢遂遠遊之志郎去何之險越蠶叢八年於

外凶傳鴈帛一死何辭奈慰藉者多人復防閑之甚密不容絕粒猥謝高堂其聞訃也如此况舟矢志之時何心獨活寡鵠悲吟之夜絕意浮生略訴真情長凝淚眼無從同穴倍覺傷心人實未亡神往九龍灘上妾真薄命魂銷匹練影中於庚子五月投繯自盡年二十有六其殉節也又如此嗚呼深閨弱息能爭日月之光僻壤貞風獨振乾坤之氣從容就義密縫全體衣裳慷慨捐軀不改平時顏色夫也尸埋魚腹遙天何處招魂女兮命畢鮫綃大地獨留孤豕蓋棺定論曰孝曰烈實為樵谷霜筠輯史採風一傳一詩擬作輜軒鐵券

黟山弱女振綱維此日摛文事又奇

前有吳烈女亦六兩都人也予為作傳

度積忱瘳篤疾

事見傳中

終身失望痛長離沈淵難覓湘纍骨

孤豕空留孝女碑魂逐九龍灘上水聲聲嗚咽有餘悲

造碧山雲門書屋塔記

鄱陽

胡克家

果泉

余嘗省謁仰山汪先生得至黟之碧山見汪氏族中彬彬多儒雅士為文會皆在宗祠祠面與靄峯當其前右為石孟山山西水流逕百戶村岡阜翳蔽不見下流左為章水地獨下汪氏病之且以會文於祠為不便也乃合族捐金造塔於章水西而因其地為雲門書屋族人會文者造焉推景文丹文董其事余故識其兄弟於此役也出私財蓋

三千金焉而景文丹文不敢有其功以尊甫肩宇先生名居之可謂讓善於親者矣塔成於乾隆四十七年當章水經流其上可供眺望書屋依岡下屋整潔會文者便之族人咸喜徵記於余余嘗讀孔子家語謂西益宅不祥則東益宅祥矣古人有臺有榭書屋之塔其東益宅而爲重榭者歟聞黟人於黛峯造塔亦水口也與雲門之塔均不奉佛登塔而望村居鱗比烟火相次思先人毓祥裕後之規可以知守成之艱而章水澄流其自章以達於浙恃源而往晝夜不息者可以得爲學之道而雲門之學爲有光矣故爲記其緣始如此

西武嶺記

知縣施源吳縣人

蓋聞爲善而獨任其事爲難任焉而克盡其心與力之爲尤難黟之士慕善而好名橋梁道路之興建踴躍樂從然欲捐一家之費興數千年之利以濟兩省六邑人之行則氣餒而色沮何者獨任之難也又況捐一家之費復竭四五年之心與力無間寒暑無間勞勩而始終之此非好善之出於至誠者殆未易能也吾謂邑紳孫君之修西武嶺可以勸後矣嶺距縣治二十餘里巨障插雲爲皖省江右要路擔米囊貨蟻聚猿攀肩相摩踵相接也嶺路崩陔棧徑一綫嶮嶮犖确每雨雪淹旬或顛其趾或陷於淖行者

尤病焉君家古築村去嶺不數里惻然動念念夫工大費
鉅道謀築室潰成實難爰捐重貲獨任之既又念茲嶺上
下六七里工不堅則無經久之利徑不寬級不平則無蕩
平之觀設徒託諸董事委諸匠役因陋就簡苟且塞責是
好名之所爲其於人何濟焉於是鳩工伐石擇其紫沙者
澀可留步也每磴之級不逾寸以節登頓之勞也路寬處
規一丈窄者半之步擔之侶不煩爭道而趨君之用心可
謂詳且悉矣自經始時攜襪被至嶺麓菴內日夕監視其
勞苦酌其飢飽而預爲籌畫之故工皆勸而事易集君之
用力可謂貞且固矣嶺顛舊壘石爲一邑關鑰君修整其
頽圯者而又慮行旅之渴也設茶亭於村口夏施其涼冬
施其溫君之用意可謂周且備矣始予以丙午歲奉部銓
來尹是邑且茲嶺甫鳩工旣奉檄倅秋浦又自己酉歲回
黟嶺工告竣見其平也如砥截也如肪康莊四達之衢不
越於是然後嘆君之能爲人所難能者以好善之心實出
於至誠也嗟乎人之顛蹶於饑寒而事之彷彿於嶺路者
豈少哉賢人君子以實爲之以類求之吾見善量之充至
於不可勝用也嶺始於丙午歲八月訖工於己酉歲八月
前後實四年君名洪維邑貢生嘗於歉歲捐數千金贖貧
平生所行善事殆難臚舉云

朱偃谷 集球 詩序

施源 蒙泉

黠之山蜿蜒旁礴蟠爲天目其支條直走若浙諸峯黠之水奔流湍悍演爲錢江其餘波下匯于震澤東南山水皆發于黠黠實本原處也夫詩亦有其本原矣三百篇之經如祖脈之有崑崙今縱不克導原三百而漢魏三唐固爲支祖猶東南山水同分支擘幹于黠山者也予昔由黠至徽郡所見山水漸開朗始獻其秀至吳越加秀然或敷腴演迤或玲瓏葱蒨各出面目競流派縱橫變態不可名狀蓋支與幹始離源與派頓別而迴視黠之山水廉隅陷厲突兀於莽蒼屈曲走注迴薄于萬仞始歎黠山水之不爲變態者所以蘊蓄無窮之變態也讀偃谷詩者當作如是觀偃谷始及劉海峯先生門熟經指授其宗派上溯漢魏三唐旣已灼然定宗主矣中間往來海陽從鄭用牧先生諸老宿游晚又折輩行交孫夢巖汪蘅洲范南浦林芳谷程芥舫諸君所磨礱切劘者多一時名士所造益深而之數君皆私淑海峯斷斷以漢魏三唐爲趨向者也予見吳越詩人集多矣暖暖姝姝奉蘇黃范陸之派發露愈甚氣息滋薄其褻然自命作家者又爲妖邪浮蕩之音以相鼓唱豈非愈流而愈失其本原者歟黠之詩人固無是也吾所以亟嗟賞夫偃谷也或曰偃谷詩本原深厚誠如子言

然偃谷益窮躋何歟予曰黠山水盤鬱其粗雄頑礦者鍾而爲富商大賈而偃谷得其清剛雋上之氣峭刻巉削噴玉霏珠窮固其所也子所以病偃谷者正偃谷所由得力者歟是爲序

程君存齋 志達傳

施源

程志達字采之存齋其自號也程氏爲忠壯侯裔在黠爲桂林人其族素敦友睦志達少貧自立能挽強弓命射必中補武學生曉孫吳術事親以孝聞伯父玉無子志達繼其祀玉有遺貲志達爲人謹飭能植生以嗣產立玉公會爲支丁公費使子孫毋忘先業也弟允遷性孝友而早卒

志達痛弟亡而撫遺腹姪學本督之嚴於事不少假家計稍裕設官典曰存仁自經理之覬覦者或愆愆其姪終不爲動志達病革乃屬其子姪告之曰吾姪鮮兄弟難自立以市業分之其善自保可無饑寒矣存仁之意當顧名思義也吾子各有遺產其以友愛勤儉爲念及卒人始暢然於其用意之厚以爲不可及也志達勤而知大體儉而能施邑有善舉必與之子六人成者五人皆有聲

論曰予至黠仰存齋爲人又識其姪學本字立培循循懇懇於從兄弟無間言蓋善士也存齋子汝弼良弼孫雲翰雲鴻雲翔雲翬俱著名庠序可謂盛矣雲翬從予學述其

先世事最詳予爲擇其可名者著之

汪東湖先生 士通 詩序

青浦王昶 蘭泉

汪君東湖爲予癸酉鄉試同年甲戌會試始識於京師知其工詩善畫甚相得也既而予以銜恤家居東湖來訪留連信宿爲予畫三泖漁莊小册并題二絕句去自後不相聞者四十餘年今冬其孫樹棠不遠千里來見於蘇州且出詩集見示始知東湖及其子下世久矣東湖初知蕭山縣以侃直忤上官歸數年而歿東湖居貧性情蕭澹常悠然若有以自得爲令又以廉潔見稱讀其詩如晤其人故鄉人莫不愛而景仰之者今樹棠復以孤童自奮能詩文刻苦力學與賢士大夫游如姚郎中鼎金殿撰榜以經術古文名世樹棠咸撰杖奉袂備聞其緒論將學行日進而後益以昌東湖詩雖不多必傳於世無疑也喜慰而繼以感歎因爲書於集首而歸之時嘉慶丙辰冬日青浦年愚弟王昶拜書

黟縣會館記

汪日章 首禾

昔先君子官秋曹嘗以吾黟獨無鄉館爲憾事有意創成之而未果逮甲寅乙卯閒邑人偕計吏賦鹿鳴及待次於銓部者濟濟畢集議及館事咸有同志於是函書白之鄉先生亦莫不首肯稱善迺於宣武門外南半節衚衕置屋

一區庀材繕葺易敝而新有堂有庭前榮後塾接通衢而臨爽塏凡自里中至者于時言言于時處處敬業樂羣交相鏃礪遇歲時伏臘醖序行獻酬有容蓋不獨賓旅如歸而合志同方嚶鳴洽比於是館益增梓誼之重予旣樂觀其成又竊幸先人未逮之舉賴諸君子衿契之雅合羣力而竟成之爲恫乎有餘感已是爲記

嘉慶四年小春月穀旦戶科給事中汪日章撰分發江西縣丞葉棟書

會館在宣武門外南半節衙衙路西門東向屋四楹西爲大院北屋五楹爲廳事東廂屋三楹西廂屋七楹又西大院北屋五楹西廂屋七楹餘屋三楹門西向爲爛麪衙衙廚屋馬棚圍廁不計外正屋凡三十四楹印契存公匣會館事宜以在京有職業者管理館中器皿皆公備以待需次公車及應鄉試者

黟南葉氏文會序

南城會 燠 賓谷

友人葉棟述其族有是舉請爲序

項橐爲師

謂豫齋先生

自設生徒之館葉譚應舉來從江海之

濱而僕執經與君同硯樽前人在居然北渭之論文燭下詩成時有南皮之嘉會白太傅書傳六帖不妨專爲制科董江都學至三年要亦攻其試策嗣乃一枝桂樹僕如李

邵厚顏八尺蒲帆君作羅橫歸去溯秋江而不見頻益離
愁忽舊雨之能來細詢近狀後述還鄉以後與成聚族之
謀有家塾焉以文爲會蓋誠德門之盛舉而大邑之休風
也夫白嶽黃山文石筆峯之境武溪歙浦墨良硯美之鄉
唐文則導以少微體卑徐庾宋學則宗於元晦功紹周程
迺有水心先生之大宗績溪令君之名裔道卿佳士賦成
雲瑞之宮夢得學人講主石林之院御屏題筆濤嘗與政
事列名建郡掇科京實以辭章馳譽迄此時之孫子仍曩
日之弓裘伯仲填篋竇氏以聯珠名集弟兄師友蘇家以
聽雨爲歡臣叔殊不癡王湛在魏舒以上有子如此足謝
密乃楊惜之流於是石門山前新安江外簡車徒於藝圃
諸子張軍陳榮敦於辭壇一堂輯瑞墨花亂灑春蠶食葉
之聲辭彩驚譁驪頷探珠之手或千言可立就小胥脫腕
而難供每匝月必數番猛士見獵而爭喜儻儻劉家之授
學七業猶多若論李氏之齊名一編可合顧予於此竊有
請焉自李唐設制舉以來諸科並錄迨半山變文體而後
八股特興格雖創爲新理無殊於古作聖賢語語必準經
疏孔孟文文卽爲教乃正嘉以往之作各有心裁及天崇
旣遠之餘僅多牙慧揣摩時習比太公之陰符勦襲陳言
背昌黎之至論津梁疲矣豈知大喜則大慚霄壤判焉半

由自暴而自棄徒工花樣遂失薪傳所宜洗髓伐毛力追
乎作者庶使殘膏賸粉沾丐乎後人舉家競爽於才名將
兩驥而三鳳通國相觀為善事盡劣虎而優龍人比傳家
之有葉融我樂見君之為葉遠矣

建魁星樓序

知縣 鄒杰 新化人

斗第一星至四星為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司中司祿眾
咸仰之所在學宮因文肖像遂以名樓其來舊矣黜自移
學宮於城南舊址前令陳君議為樓奉魁宿其時程君其
猷實任厥事墾土磬石已有基址因地逼學垣而止嘉慶
丁巳余蒞縣相度學舍形家者言謂丁峯聳秀而辰巽諸
山不起繞案山皆程氏居泮池又小因諭勸捐貲撤居屋
拓泮池規模稍整矣六年遂議建魁星樓事程君學植學
禧即出任之曰昔吾始祖均佐公多善舉族人承其志於
事當舉者出遺貲獨建即或倡建族中人士亦可襄事是
樓宜可成爰偕程君大椿與邑人卜地於舊址之東南接
學山東北麓程氏鳩工庀材不踰年而落成樓既高峻合
於形家補峯接氣之說文曲丕顯可以為邑中人士兆余
自惟夤陋幸人和政平得與邑人講明學校之事又嘉程
氏能念其祖樂善之良而快覩斯樓之成也故序其事以
存之

屏山詩乘序

鄒杰

人文之盛雖關氣運蓋亦有門風焉瑯琊之王永嘉之謝
姑蘇之顧陸皆能雕琢藻績竝著專集而要非賢子孫好
學深思心知其意未易廣蒐而博錄也朱氏爲新安望族
予令黟五載與其賢裔勳門懷魏謙山皆文字知好懷魏
之子吉中搜奇家乘獨能舉遷黟以來人文科甲名儒逸
士斷簡殘篇沈蕕風雨者苦心檢閱歷有歲時使一族詩
章哀然成集瞭如指掌發潛德之幽光備輜軒之採擇可
謂盛矣予嘗觀羅鄂州新安志程篁墩新安文獻志程次
立樵貴谷詩遺孫勛堂樵貴谷詩選莫不嘆其鴻篇鉅製
傳先啟後然猶屬一郡一邑之成書耳今吉中情殷家族
志切闡幽其用心爲甚公而其立見爲甚大使他氏竊慕
而效之古來瑰琦俊逸枯槁之士生前著作死而湮沒不
彰者少矣斯集之功不亦偉歟予調繁昌吉中時相過從
談藝之暇以詩乘索序于予予擊節讀之竟日猶穆然想
見紫陽家學之盛而黟邑人心風俗之厚也因樂爲著數
言於簡端

重建聖母祠濬池記

教諭

徐奕韓 婁人

歲甲寅予司教來黟地多靈蹟最近者城南里許龍尾
山舊有聖母祠旁有池土人言靈異與邑乘合予思一覽

其勝而不可得蓋舊蹟之湮久矣壬戌予膺保舉將北上
謁選忽道士王源鄭通升掘地得前明邑紳復心程公
碑記示予知祠始於唐復於前明天啟三年癸亥相距七
百餘年其間幾經興廢有碑以考信與否不可知今紀復
之之年已歷三甲子明年爲四癸亥而祠已圯池已淤而
碑穹然自土出是誠非偶然者且道士之言曰祠地爲桂
林程氏業乞予言請於程以復其舊予曰程望族其始祖
遺貲頗裕素有善舉且居鄉多敦行不息君子其見義而
爲可必也諾其請卽勸程姓捐貲興造果然予言經始於
壬戌春間至秋予適去官而材工整備規模就緒祠之圯
而復葺池之淤而復濬可以時日計也夫繼前志復古蹟
以昭不朽豈非賢達之事哉程姓以其事之成成之速爲
予所樂觀屬記於予予以冷宦九載於斯感茲祠興廢之
由而古今人遙相望於百數十年之久良非偶然且冀程
氏之後人時加脩葺俾祠與池垂之可久而年數不得以
相限或亦理有固然者瀕行記數言以勒諸石

西園記

桐城姚鼐 姬傳

黟自漢爲縣而其後境屢析分爲他邑今其縣所據者蓋
漢縣之北隅而已徽州處萬山中而黟又在徽州羣山之
隘畧無平處民居其間尤敦樸多古風魯語云瘠土之民

莫不好義誠不虛也其南十里許曰葉村村有曰西園者
葉君華年冠山之所爲也冠山篤行君子而好文學老於
諸生於其宅西爲屋數間背山臨谿爲課子讀書之所其
子有和從余學爲文卓然有志於古昔人稱洛陽多名園
極鉅麗闊曠之觀惟司馬溫公獨樂園至狹陋不足競其
勝然人尤重其園者以溫公故也今西園亦數畝地耳然
有賢者創於前佳弟子承於後安知異日世不絕重此園
以謂逾於鉅麗闊曠者耶余年二十二嘗一至黟未與葉
君相識其時君之子尙未生園尙未作也後幾四十年乃
至歛去黟不遠亦未及識君而歸獨君之子見告家有是
園而已今君沒逾年君子書來述君臨沒欲得余文爲園
記余老矣殆不能入萬山之隘以見所謂西園者又念能
增重此園者君子也豈在余文乎哉顧重君之賢傷君愛
余之意姑爲文述之以勸君之子至於作園之日月及谿
山臨眺之勝足以娛人耳目者皆不足論也

萬松橋記

姚鼐

徽州之縣六其民皆依山谷爲村舍山谷之水湍悍易盛
衰爲行者患故貴得石橋爲固以濟民吾至徽州觀其石
梁之製堅整異於他郡蓋由爲之者多石工習而善於其
事故也黟之西南有葉村村北大溪東流達魚亭以合新

安江水村東西各有小溪北流入於大溪兩小溪上有石橋四皆葉君有廣芥一先人之所爲也而大溪當村口有萬松亭亭側架木溪上爲橋時爲大水決去村人病之欲易石久矣然其工巨不可就乾隆五十三年夏徽州蛟水發葉村之南山崩地壞田廬毀橋岸其後數年民修田廬旣飭而山崩壞未復地脈虧敗葉氏以爲憂出財修之衆舉葉君掌其事壘石培土山之形勢不逾月而完餘銀數千兩衆喜復請君董爲石橋於村口當昔蛟水之發山隕一巨石於地方三丈餘葉君視其質堅而理直取爲橋材嘉慶七年九月橋成長十二丈廣一丈六尺高如其廣名之曰萬松橋以在萬松亭畔故耳猶有餘石與銀葉君使工復爲石橋於其溪之上流曰西干橋而村之左右舊橋盡修而新焉當蛟起之年余適在歙見被害者之遠且巨甚可傷痛今葉君爲橋乃反因其隕石之力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豈非智乎余嘉葉村之族不吝財以營功事而又得葉君之誠篤而明智善任其事以督之故衆工無不舉是足書也嘉慶八年六月桐城姚鼐記

儒林郎程君

學植

墓誌銘

婺源

汪

桂

一林

婺去黟三百里風俗相若以贄交者衆故多相悉予初充官學教習與黟程君雲翰聚於京城風雨過從蓋相得也

假歸至黟居君尊甫晚香先生宅先生所以語予者皆合於道及嘉慶甲子予於京聞先生耗雲翰見星而歸以先生誌銘屬予不得辭案狀先生姓程氏以梁忠壯裔居黟城南桂林世有聞人考志達以孝友稱治家嚴子姪動循禮法先生其第六子也諱學植字蘭谷號晚香幼而岐嶷不爲童子戲觀書知大體長益豐碩爲人不設城府於事落落然鄉里推服之凡有事不解者先生居閒必相悅以解以家務經理不應試而性好人讀書遇書生英發者必獎勵誘掖之子雲翰應順天試以遠道無會館適給諫首禾汪公在都雲翰受先生教謀之汪公買屋爲永業先生商之在籍有力諸君合錢助其費不足則以己力益之繇是長安三千里而賓至如歸邑歲偶歉族中有貧者率兄弟捐貲會房長散以粟賴以保全者甚衆而先生歆然無德色也邑郭門至鳳凰橋爲赴郡道多圯側先生兄弟會貲瓊石爲坦途邑城南學宮自移建後議建魁星樓久而不成後擇地建造程氏祠會獨成之先生自爲督工且益費龍尾山舊有聖母祠祠下池水清澈素著靈異久而淤塞時有鄉婦乞水得驗先生檢舊編明時所建祠宇也程君復心故有碑誌慨然曰此程氏舊業又係古蹟不得委之他人與族中議興復祠廟凡先生見義必爲不惜費不

辭勤勞皆此類也雲翰以教習當得知縣候銓時先生以大義教之生乾隆己未八月二十五日午時歿嘉慶甲子七月二十九日夜子時年六十有六配汪氏汪氏子七人長雲翰乾隆壬子副貢候選知縣次熙偲州同知次雲翔貢生候選訓導次熙倬布政司經歷次雲鵬按察司照磨次雲翬邑庠生次雲翼刑部司獄女五人先生以援例敕授儒林郎配皆封安人葬休甯廣富嶺

銘曰光前則裕能散故積寡悔寡尤可徵簡策黟山多士仰茲後塵過魚亭者式是仁人

孫眞儒先生

濟聘

祠記

覺羅長麟

正紅旗人

予持使節久以母老乞京職

今聖人以孝治天下特鑒烏鳥之私許備員秋官而山東司郎中孫君士梧以其先希尹君序刻孝經示予予讀之蓋與桂大璉同校者翼經有緯又旁證之先正緒論於經則質言之可謂善本因徵希尹君生平則以其縣寶孫兩志見示竝出其世系孫氏先居廣陵唐未避孫儒亂遂遷黟其一居城中爲孫抗派宋名臣也一居月塘遷古築當明初有孫寬者以經明行修徵至京師未受職卒希尹君其八世孫也諱濟聘少孤善事母與其弟濟威同學讀書至曾子耘瓜事憬然曰百行莫大於孝知孝而不知學雖

賢如曾子猶幾陷於不孝況其他乎遂奮志於學時明天
啟之季新安會講大抵宗良知而偏廢考證主講者多姚
江高足希尹悟其非慨然以儒行自飭而修紫陽之教舊
志以爲與人和厚律已端嚴世咸稱之曰真儒先生我
朝乾隆二十五年鄉人公請入祀孝義祠蓋真儒先生之
德久而彌彰本立者不搖爲可信也郎中君因請曰族中
爲先祖立祠曰理學名儒祠祠已成公其爲我記之予謂
理學名儒鄉人公論也其名實協然而其時人稱之曰真
儒先生其名尤質而可久當曰真儒先生祠顧予自備位
外臺違色養者二十餘年今始得沐

天子厚恩許依膝下而自讀書芸館以來三十餘年吏事
相牽學之荒也久矣爲真儒先生作記愧其孝愧其學幸
與郎中君同部相切磨得見其先世之書是不得以不文
辭也祠近其墓在古築東山之麓董其工者郎中叔思靖
思爽也

經學質疑序

山陽 汪廷珍 瑟菴

天之高不可得而窮也測以推步驗以交會而運行之度
彷彿可紀焉地之遠不可得而履也通以象胥載以圖書
而方輿之界約略可稽焉合天下古今才智之人共殫其
才智以求之其求之者不敢自謂己之說果可以盡天地

之道確然而無疑也卽人亦知其不能盡天地之道確然而無疑也然皆存其說於不廢者則以天地之高遠本不可盡所恃求之者衆或是或非參互考訂積衆人之疑而可信者出焉求天地之道未有以易乎此也乃若世之治經者不然夫聖人之經其高且遠也猶天地也然而爲漢儒之學者曰吾知有師說而已訓故所傳雖遠於情理而守之不改若是者果於信人信人者其失也愚爲宋儒之學者曰吾知有義理而已揣測偶似雖違於事實而執之甚堅若是者果於自信自信者其失也誕是二者其始皆欲以一家之學盡聖人之經其繼也惟蘄自伸其說而不問經義之當否或苟且鹵莽而不知所疑或明知其說之可疑而穿鑿附會強通其說以自附於無疑於是支離蒙晦舉一廢百說者愈多而聖人之經愈不明於天下昔者康成鄭氏通解羣經參考古書自立義訓一破漢初經師專已守殘之陋而先儒之說與己異義者往往存之紫陽朱子發明義理諸經各有傳註一破漢唐諸儒滯於名物之陋而漢唐舊說與己異義者亦往往存之此二大儒者豈不欲聖人之經歸於一是而故爲歧途以惑學者哉心有所疑而不敢自誣故兼存焉以俟後人之折中也若夫唐作正義驅天下之說經者一出於毛孔鄭杜而天下學

者終莫之信明作大全驅天下之說經者皆出於程朱胡
蔡而天下學者亦莫之信其故何哉質之聖人之經而未
能盡洽雖功令所在勉強從之而本心之疑不可得而誣
也善夫司馬公之言曰治經如射侯一人射之不如眾人
射之之易中也然則說經之義不患其異患其同治經之
方不患其博患其約審異致同由博反約積眾人之疑而
可信者出焉窮高極遠之道豈有以易此乎吾友約齋朱
君治經有年識高而業茂其存心也虛而公其爲學也誠
而確其治經也蓄先儒之成說擇善而從間或斷以己意
不求同於古人亦不求異於古人而惟求合於聖人之經

積生平之說若干則梓以問世未敢自以爲信而名之曰
質疑此殆得康成紫陽之遺意乎余受而讀之有嚮之所
疑得其說而信者焉有嚮之所信得其說而疑者焉有嚮
之所信得其說而益信者焉有嚮之所疑得其說而終不
能無疑者焉雖不敢謂其盡得聖人之心而實足以通先
儒之郵廣承學之路其賢於世之雷同勦說矜奇炫異志
在華世取譽而無當於古人爲己之學者蓋亦遠矣約齋
尤工爲詩格高才富鏘然韻流樸學之士鮮有能兼長如
君者洵乎所稟厚而所儲博未可以一隅測也約齋故倦
遊今茲由湖湘過章門謁余於南昌使院時予方檄試袁

江未獲見也畱所業質予予請出以問世君歆然謝未遑
獨以已刊四經質疑及望嶽樓詩屬予爲敘其詩論者多
矣予不復敘敘其質疑如右還以質之朱君且以質當世
云嘉慶十有二年丁卯嘉平中潯山陽汪廷珍

孝廉方正前訓導汪君

廷榜

墓誌銘

萬承風

和圃

乾隆庚子承風下第畱京師介同年友今少寇胡果泉以
文謁仰山先生於旅邸先生循循善誘昕夕過從相與講
論指畫孳孳不倦方恨及門之晚也明年辛丑承風成進
士改庶常先生以大挑二等旋里南北睽違者歷十餘年
嘉慶戊午秋獲重侍於金陵時先生年七十三矣越五年
癸亥先生卒又六年己巳先生之孫夢蘭奉書具狀請爲
墓誌承風侍先生之日雖淺而佩先生之訓實深安敢以
不文辭謹按狀濡毫而書其梗概如左

先生姓汪氏諱廷榜字自占仰山其號也系出唐歙州越
國公華十四傳遷黟黃陂中更蕩析又十八傳孝義公葵
於元至正末復遷黃陂八世至繼秋是爲先生曾祖祖德
振父有漢 贈旌德縣訓導母程氏 贈孺人有漢公生
四子先生其孟也幼讀書聰穎舉止如成人塾師目爲大
器年十七有漢公以家貧令就商先生居闔闔半載見市
井輩語言情態與性不相習意常不適歸跪請於贈公願

卒舉子業贈公嘉許之先生遂銳志潛修真心研覽歷寒暑無間每歲暮日外塾歸鍵戶坐室中一燈熒熒吟咏伊吾至與鷄聲喔喔相雜不少輟時科舉之文冗長無紀律先生見之艷然曰文章代聖賢立言若徒剽竊浮詞沿襲惡調持此以弋取功名非吾志也於是自王唐歸胡朔之韓柳歐曾漢書史記國語左傳而歸於五經論孟以求其法研究漢唐諸儒註疏折衷於程朱以貌孔孟之警欬而明其理其爲文儕輩多非笑之先生毅然不變肄業郡紫陽書院院長趙公星閣獨加契重每延譽於士大夫間謂其文爲百餘年未有之作嘗語先生曰沈潛剛克吾子好學深思必久與高明者處乃得相資以有成今江甯鍾山書院江左英傑之士多在焉子盍往遊以張其學識乎先生乃擔簦負笈徒步至金陵既就館與金壇王景福上元董敏修戴燕詒亳州梁聞山宣城梅二如江甯侯起叔諸君子爲文會切磋講習者垂十八年於是所學大進而文譽亦日隆乾隆辛卯以經魁舉於鄉時主司爲彭文勤公公雅重先生因延之內塾俾弟子受業焉五試於禮闈不第乙巳授旌德縣訓導既履任日率諸生宣講

歷朝訓諭諄諄然以讀書立品勸月課卷手自刪改評量示以先正法程多士翕然從之旌德爲甯郡六屬之一歲

科考試舊多積弊先生爲文曉以得失利害六邑人士環
觀傳誦遂各丕變嘗遇歲旱鄉民告災者踵至先生勸縣
令以狀達大吏已而總督書公親來查勘入境指田禾曰
若此者而令以災聞耶知縣噤不能對先生從容啟曰大
人所至皆平原孔道有陂堰以資灌溉農人日夜汲引幸
救萬一其高坡僻壤無水源可疏者百倍於此不幸不得
大人一寓目語際愴然欲涕書公曰子言誠是吾見子面
而知旱不虛矣吾爲子請賑子其佐縣令發諸民俾受實
惠其愷惻感人有如此方先生之未官旌德也嘗爲江西
饒州芝陽山長一時及門士經其講授甄陶皆有成就如
胡少寇果泉余駕部西坪李太守和軒其最著也及去旌
德諸生爭詣郡守籲請延主敬亭書院者數載蓋先生樂
善愛才獎進後學汲汲如不及故所在師生浹洽若父子
然迄今門下士每言及先生無不淚涔涔下也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當事以先生名應時先生猶在甯國寓書
止之不及遂歸堅辭 召用自是杜門不出目覽手鈔日
以著書爲事其爲學踐履篤實一宗朱子而不苟爲依附
嘗謂朱子尊信程子不無異同要在平心以求其是故生
平著述於朱子傳義集註多所補正云先生以雍正丙午
年四月二十日生卒年七十有八辛卯舉人旌德縣訓導

詔賜六品頂帶元配范孺人先先生四年卒子三人元昆
元昌元曜女一適國子監生胡成瀾孫五人夢蘭辛酉拔
貢生兩浙試用鹽課司大使履基履坪履璽履墀曾孫二
人承露承霖先生性孝友事父母先意承志能盡得其歡
心諸弟服賈遠歸怡怡無閒言而待朋友尤以誠信自矢
駭俗尙貿易凡無貲者多貸本於大戶家以爲事畜計每
族黨子弟告貸於大戶大戶必取重先生一言而後與之
子弟輩亦不敢負先生致沒大戶貲本同里有曲直難分
者必就質於先生經先生平情剖論悉帖然不復興訟其
爲鄉黨所推重如此所著有碧山草堂制義已行世詩古
文若干卷講學禮記若干卷藏於家葬本里某山首某趾
某銘曰

孝廉方正曠典攸崇循名核實直道維公允矣先生令譽
令終立言不朽奚翅德功黃陂森森碧山蒼蒼佳城葱鬱
幽宅斯臧其遇雖嗇其名則揚待時而發厥後必昌

遊文峯塔記

碧陽院長

梁啟讓

黟之有文峯塔也自乾隆五十五年始其塔建於縣城水
口黛峯之上高插雲表爲靈秀之氣之所鍾故以文峯稱
云夫峯山也山之有峯者所在皆是也而峯以文名何哉
蔡西山發微論云混沌之初宇宙蓋若漾沙之勢剛者屹

而獨存柔者湧而漸去於是山川形焉是知山之低者高者圓者尖者孤而聳者層巒而疊嶂者各一其氣各成其形惟峯之高尖而特聳者於五行屬火於卦屬離有文明之象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由斯以觀凡物有文明之象者其光芒所照必無鬱而不發之理峯以文名非虛美也雖然文峯天之所生也塔由人建烏得以天之所生者名之哉大抵開闢以來世間萬象有天之所爲者有地之所爲者有人之所爲者是之謂三才天地有缺陷之處未始不需乎人之補之耶律楚材有言天氣動於上而人爲應之人爲動於下而天氣從之茲塔之建適

當四山環抱衆水合流之所遙望之若霓幃翠葆卓立當關渾疑文山之峯一夕飛至洵足補諸峯之缺而斡旋天地之功被以峯名良不誣也且予歷覽新安古稱好山水以百數而其作鎮於一郡者黃山白嶽爲最登塔以望其瑞靄空濛之氣隱隱遙連相爲映帶則扶輿磅礴蜿蜒而鬱積者必鍾於人此亦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之義也豈不信哉嘉慶十四年明府吳公南昀以名進士莅任茲土創興碧陽書院勸諸紳士經理其事感踴躍捐輸越期年而功將告成延予主講肄業生徒皆蒸蒸向上則人材蔚起之兆已見於斯矣課士之餘流覽其地徘徊者久之蓋有

以見斯塔之爲文峯而文風必自茲日盛也是爲記

新建碧陽書院記

黟有書院自元始所謂務本莊義學也明時有中天書院在魚亭林歷書院在林歷山皆爲魏奄所毀邑人重建桃源書院於石墨嶺碧陽書院於南城歲久寢廢其南城故址已改建縣學蓋自元至今興廢不常名與地凡五易矣乾隆丙戌前令孫君維龍十地於迎靄門之東擬建橫江書院因奉調不果嘉慶戊辰予承乏茲土以爲書院樂育人材不可久廢爰進邑人而謀之皆欣然色喜卽孫君所十地公捐而創建焉越三載告成仍名之曰碧陽從衆議也落成之日諸搢紳耆老祀朱子於堂刻白鹿洞規條於講舍更倣紫陽書院舊制訂爲章程請申 各大憲其大略以師非品學素崇闔邑所尊信者雖有達官之薦不敢延生童非歲科兩試列優等及備卷者不入院膏火之資聽民自爲經理分存質庫歲收其息縣與學皆有籍以時稽之 各大憲皆曰善於是勒石院中永著爲例猗歟盛哉我

國家

列聖相承人文蔚起黟邑僻處深山爲方不及百里以予一言勸導遂共相鼓舞迄乎有成較元明以來所謂五書

院者規模宏遠數倍過之足見此邦之人莫不向義其沐浴於

聖朝文教者至深且久也抑聞形家者言碧陽之岷自龍尾大社蜿蜒而來境內諸山如大軒聯耕環衛周拱靄峯秀出於前應有碩輔名卿接跡而起今以人事度之其言固有徵矣惟願爲之師者以朱子之教爲教學者以朱子之學爲學深造有得而發爲事業焉自有落落軒天地者安見紫陽碧陽不後先相望哉是役也始於嘉慶十三年十二月歲事於嘉慶十六年九月凡捐田地山稅共二十畝四分買田稅二畝七分捐銀八萬餘兩建牆門大門講堂講舍學舍正祠從祠廊廡倉樓庖漏共一百二十六間周以崇垣外爲池爲井爲圍爲石路更爲崇教祠祀捐地捐銀董事諸君之先人共費銀二萬五千有奇餘五萬五千畱爲膏火計爰銓次其事鐫之於碑

賜進士出身黟縣知縣沈陽吳甸華撰文 崇義方燮書
丹并篆額

嘉慶十六年十月穀旦立

添設各都義冢勸民安葬碑

冢以義名爲無主之棺及貧無以葬者設也若稍能自給而停棺不葬大非仁人孝子之心律有明條守土者安得

置而不問嘉慶十三年予莅任茲邑見暴露之棺所在皆有且有年久朽敗者細查各都未葬竟有三萬二千四百餘棺詢諸紳耆知所以因循約有四等上戶多惑於青烏家言次則謀生於外又次則赤貧無力及身死無後并無親族者嗟乎之四等者惟赤貧與無後爲堪憐憫耳其惑者覺之遊者召之不帥者董之皆有司事也邑故有義冢數處叢葬已滿隨於十四年看捐廉購地酌於各都附近契買民地稅十七畝八分添設義冢八區勒界於石無力者各給葬費一兩無主者以銀飭役瘞之更爲高脚木牌大書條告令保甲肩負而行沿村勸諭分別年方凶吉約於庚午之冬辛未之春尅期安葬予一馬一僮往來墟壠間親爲糾察由是葬者紛紛尙義之家頗有施地及助葬者卽給扁獎焉蓋自去冬以來已葬二萬六千二百餘棺未葬者亦勤營窀穸矣嗚呼行有死人尙或燻之疇非赤子而忍聽其暴露者予之爲此亦盡予之職而已後之人踵而行之庶斯風之有艾也是爲記

賜進士出身黟縣知縣沈陽吳甸華撰文 崇義方燮書

嘉慶十六年龍集辛未十月穀旦立

俞理初文序

庚午冬俞子理初自北還以其弟正禧爲予前歲所拔士

借來見予稔聞理初有家學能植品時方纂邑乘延邑人士勦輯喜其歸因索觀其文出所著褻然二冊凡百篇閱之益驪然喜因見新安士能讀書如理初誠博雅才也學人根柢枝葉無過經史子三者然搜討不勤末由博見聞不廣末由雅博而不雅又凡瑣渺體要而莫能爲有用之文章今觀理初所著於經義異同徵引賅洽多所發明蓋喜爲漢人學亦足以諧時好其論史類然所尤雅者言天則自古憲及今法候氣推步如指數然言地自中土及環瀛絕域名目阨塞如按圖而索然閒輯古今人事略或蒼萃羣書以意爲貫弗或聲狀畢出情文相生類能發人覆使人意移起伏頓挫疎蕩頗有奇氣此則深於史尤文章之有用者至於教流派別通俗事物話言杳冥謬悠之談奧秘之旨罔不元元本本闡明而剖析之出其緒餘亦駁駁乎自成一子亮哉根本枝葉邃矣茂矣蓋理初質穎悟能潛心古學文字講六書比遊燕齊宋衛閒所交多賢豪長者復畱意當世務掌故邸鈔靡弗研求故能所造若此其庶幾搜討之勤見聞之廣以自底於博雅歟予喜其博尤愛其雅也昔顧亭林先生爲日知錄弁言謂自少讀書有所得則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理初始取則於是邪崑山徐相國敘日下舊聞謂朱竹垞於書無所不讀於才

無所不通而尤閱覽能強識長於考據所云採摭故書時
出已意按斷復不爲專且固誠知竹垞之深者理初年方
壯所造未有艾其務爲有用之文章以無負博雅才卽以
希竹垞先生也可爰爲之序而歸之俾正禧亦相觀而善
云

嘉慶辛未孟冬月厚邨吳甸華書於三十樹梅花書屋

捐廉完納虛糧永禁推收冒濫碑

聖朝則壤成賦天下無無田之糧亦無無糧之田凡山椒
水澁田爲沙漲水衝不堪樹藝者例許報銷免其租稅若
吏民冒濫作奸一經勘明立正其罪法至嚴也黟縣額徵
一萬七千六百七十九兩二錢一釐歲收常不符數民欠
甚多予蒞任以來按籍鉤稽實有田去糧存并無業貧民
得錢代領虛糧過戶或更轉給他人者欲爲履畝驗詳無
如輾轉相承其來已久不知原戶姓名推收格冊止書收
稅若干並不載土名字號雖實係坵荒無從開報苟無善
處之方則

國課常不能清而貧民之受累者無窮期也竊思爲縣令
者廉俸所入何一非民脂民膏卽以得於民者卹民於心
庶少安焉於是曉諭衆民凡承領虛糧自行呈報共計虛
稅一千七百四十九畝二分七釐六毫折實銀一百八十

七兩九錢六分七釐確核非誣盡爲捐廉代完并申明
府憲將虛戶註銷設立官戶以嘉慶十六年爲始嗣後官
茲土者遇有交代無分實授署印皆按在任月日派捐以
清
國課猶恐奸民取巧以實作虛仍以錢給貧民立約過戶
特爲仍石永遠示禁該年糧書必驗明土名字號方準推
收如有影射書吏卽行責革詭戶將田入官并治以應得
之罪皆所以憫窮黎杜欺隱申
國法也吏民其共凜之

賜進士山身黥縣知縣沈陽吳甸華撰文 崇義方燮書
嘉慶十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穀旦立

主簿墩種梅記

邑署之西偏有隙地焉坡陀而上爲主簿墩莫詳其所由
名舊多瓦礫蓬蒿滿目荆棘成叢蓋地僅百餘弓而蔓草
之蒙茸牽引於其間者十已八九矣余下車日卽命二三
童僕芟夷之又葺治之聚石以爲路路有徑編竹以爲籬
籬有限界土以爲畦緣畦而上下者有秋葵春韭紫李黃
瓜籬之外路之旁雜花凡卉亦莫不欣欣然具有生意而
余以其生之易與其時之不能經久也爰致梅花數十株
手爲種植理其根使勿屈剛其枝使勿洩栽培焉灌溉焉

馬邑縣志 卷十五
珍惜而愛護焉三載於茲漸已成樹小陽以後於霜雪中
作嫩蕊含芳競秀其如珠者色綠如豆者色紅破於臘者
色黃綻於春者色紺整整斜斜分得林處士家二分風味
月明之夜幾縷香因風浮動纔一領受便爲人撲去俗塵
數斗以視前此之蓬蒿荆棘相爲雜糅其雅俗何等也邵
黍召棠吾不及見能與堂前之老桂屋後之古松後之人
勿翦伐焉則梅之幸抑亦余之幸也夫是爲記歲辛未孟
冬南昀吳甸華書於三十樹梅花書屋

胡通議

學梓傳

胡通議學梓字貫三號敬亭黟之西遞人其先世士良白
發遷黟代有聞人祖丙培助城工

賜八品頂帶父應海慷慨能施予

晉贈通議大夫學梓幼而岐嶷事親以孝聞母病盲學梓
舐之目復明胡氏族繁西遞嚴嶺考桑各支族輪歲昇其
祖像祀於家鼓樂輿從爭相誇耀學梓以爲非禮法所當
爲合族中父老議之設祭瘞其像倡建宗祠進木主以妥
謚先靈識者以爲知大體云學梓精心計重然諾積而能
散周其族無閒言所識多佳士性喜濟人及修治道路橋
梁計所費八萬金郡人多稱道之先是邑人議建碧陽書
院久而不就知縣胡君珮與學梓言及之學梓曰誠使書

院議成者當輸白金五千以助費胡君甚喜已而胡君去
學梓亦卒事遂不果而遺屬其子尙燿等竟成之學梓子
三人尙燿通議大夫尙燾朝議大夫元熙候補郎中
論曰予初知歙往來省會道出休甯祁門見如砥如繩者
互百餘里問知君所爲及來黟方議碧陽書院邑人皆踴
躍助工實恃君所輸者以爲質以此二事心甚善之而惜
未及見其人也時方葺邑乘所以入尙義傳者僅有所存
帳籍不足以見君爲人故爲采輿論擇其可傳者著之時
嘉慶辛未冬月厚邨吳甸華

經理建造碧陽書院記

碧陽書院之成也程功閱三載邑人士咸從事焉而通議
胡君尙燿之力居多余初議建書院以黟人好義之舉自
有同心尙監造者不足取信於人則版築無期觀成亦爲
不易胡君素以謹飭能任事爲鄉閭所推重余至明倫堂
定議卽以監造事屬之邑人咸以爲得人也余甚喜胡君
亦以事涉文學不肯自諉度地比材鳩工經始心計鉤稽
棟垣堅緻迄於成功皆所籌料邑人所輸建造萬四千二
百餘金而書院實用二萬九千一百餘金胡君出己貲蓋
萬有五千旣以六千六百金爲其祖及弟書名崇教祠其
八千三百餘金則自輸於公而書院告成尙非胡君任監

造則帳籍公私或有齟齬而功不就非胡君墊費贍工卽
邑人所輸分次交兌不能因時購採土木之事其不能刻
期如斯也若胡君者可不謂心徇文教誠於樂善者歟監
造始於嘉慶十四年二月功竣於十六年七月紳耆相率
以謂胡君爲人謹慎和平趨義好善於書院之功尤懋循
紫陽書院例以衛道配位請余念書院造就人才有創之
者尤望有繼之者胡君之事洵可爲斯邑風矣允紳耆請
亦所以垂勸將來也故書石著之胡君名尙燿字如川號
崑泉中憲大夫晉通議大夫六都西遞人

嘉慶十七年歲次壬申仲秋月知縣吳甸華撰

書院種梅記

碧陽書院之作邑人力也而予惟旣予心視若家事然視
邑人士若家之子弟然辛未秋工旣成門之前有池周其
外者爲垣地閒靜而寬敞予顧而樂之前三年嘗於署西
偏主簿墩手植梅三十樹比皆向榮矧茲勝地安可無嘉
樹爰復致梅百株環池及垣而種之予獨愛梅乎哉予將
以愛梅者愛士更願士之自愛一如予之愛梅梅歲寒友
松竹而獨以韻勝士之有守而能達時者似之非寂守也
梅方春魁桃李而尤以格勝士之有才而能敦行者似之
非衒才也梅之色潔宜皓月可以消鄙吝焉梅之香幽宜

好風可以平躁競焉其爲林也密而疏其爲榦也曲面直
牆外靄峰延秀池邊藻影涵清皆與梅相俯仰游息其間
亦可悟儀容端雅辭令安詳毋憚而毋敖焉則予所愛於
士者卽寓之愛梅士能體予愛梅之心以自愛而因愛及
梅夫豈獨梅之可愛也哉且書院前堂以奉徽國文公予
嘗誦公梅花賦數點梅花天地心又公讀書樂詩也公蓋
有契於梅梅花盛放重門洞開冀公之靈爽實式憑之以
佑啓多士學於斯者尙以公之樂爲樂能讀書見天地心
則黌之士風文運來復之徵方將於梅乎兆之是爲記

孫笠人詩序

士習爲民風率重矣黌族有端士民俗宜甚涵卽間未涵
而其族中必有績學砥行不爲習囿者可式之使底於涵
小雅烝我髦士解者言慰勸之意不可人人曉之惟可與
言者與之言庶幾達於眾故余觀其人輒愛之重之亟思
獎異之以爲未涵而可底於涵者勸豈有異視哉亦斯人
皆可與爲善耳孫氏居古築有涵風前歲以續輯邑志資
分纂笠人學行爲眾所推與同術慎所事非公不至恂恂
焉未嘗訾議人不愧端士之目適見所爲古今體詩安雅
醇靜一如其人詩故有序笠人亦未屬爲序余偶見之有
觸於士習所係之重所期者殷走筆及之非序笠人詩也

笠人之在其族亦無俟予獎異爲也壬申仲秋南昀吳甸華書

朱謙山文鈔序

蘇文忠有言每日胸中出一議論歲久成書自足傳世余始聞而疑之以爲文以載道胸中之議論於道離合未知又安必其能傳世哉旣而多讀古書乃知自大賢以下各家之文莫不本其胸中所蘊稱心而言雖識大識小於道之離合多寡不同其真意所在自有不可沒者自帖括盛而古文衰於是有摹擬之學者据盛而古文愈衰於是有獯祭之學舉天下操觚之士若出於一師之傳更無敢胸

中出一議論者其文亦因以不傳始信文忠之言真不我欺也顧簿書鞅掌學植盡荒不能請事斯語間以斯語語人人亦未有遑者壬申秋月偶見朱子謙山文鈔二册其所論著絕不勦襲陳言其所記序俱實寫眼前之事而心精所至生面獨開如盤龍入陣靡所向方襄陽作書我用我法字句間皆蒸蒸日上之氣雖未知其文於道離合幾何要如文忠所云能自吐胸臆者其亦庶幾可傳矣故爲序而歸之雖然文之傳不傳不足計也吾輩讀書學問惟日孜孜以期至乎道而時出其胸中所有以昌明乎道焉耳謙山之爲人恢恢坦坦溷跡塵埃中初不以文章自

黔縣志 卷之三
矜余宰黔四載下車卽識其人至今日始見其文倘更有進於文者在耶願謙山益自勉也

黔縣續志

道光五年

欽加同知銜揀發安徽知縣署徽州府黔縣事呂子珏
賜同進士出身安徽徽州府黔縣知縣詹錫齡

同修

藝文志

明文

敕直隸徽州府黔縣民吳仲遠

國家先務養民爲急爾能出備糧米用助賑濟有司以聞朕甚嘉之今特賜敕獎諭旌爲義民爾尙益敦仁厚表勵鄉俗以副朝廷褒美之意故敕成化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兩浙運司新安許公生祠碑記

陳善

許公長浙鹺政既三載考績當遷爲丁外艱去浙諸商含
荼走百里外相送不忍舍去五月僉謂公與前政衡陽朱
公並怙恃我甚厚朱公業已生祀之而公獨無祠非所以
昭遺惠繫遐思也乃購地西湖爲祠祀公而請余言刻石
辭曰公筦利權纖芥不自巖歲入餘鹽十四萬有奇給邊
商庫直九萬公坐經畧堂以原封如數收放諸商相顧欣
然動色今以是思公也余曰公爲令若權稅時余嘗與語
此當官首事公亟然余言雅著耿操余故識之矣言不溢
哉又曰公性儉約衣倉似寒素往公費取給牙僧非刑之
商不能公以羨餘卽浮費省之而商大便利今以是思公
也余曰公自叙關考嘗謂冗費之革減乃清心省事之端
也余故識之矣言不溢哉又曰故事關引泥故額壟斷歸
利而邊內兩商均病公按歲關刷無敢跂躄引當毀沒則
比例納價更於別場銷掣法行自公課益饒而惠永溥矣
倉鈔底籍曩恐越限皆爲居停主竊質其籍抵關無已公
議商自投領弗荏苒歲時蓋侵冒緣以息矣今行小鹽改
析以補額法未始不良也行之既久浙西苦引多逗撓浙
東苦引不足公議浙以西爲減折色納價浙以東均他場
之壅阻者而劑掣之又因餘鹽稍稍加重不免偏累也乃
量一鹺掣而兩浙藉以疏通而商皆愉快所人餘鹽迫期

不前者坐以侵拖靡能控訴公寬其程督輸者感激爭回
益前孚洽不既深乎徃駟僧乾沒商資發覺罪止未減以
故無畏公引令以侵官帑抵罪人情讐服寢不敢肆豪舉
私販既爲嚴禁所止邏卒比周或睨商舟輒指爲私鹽公
收繫論法商出入始稱便其他興利薈弊之政類是公又
微獨爲一時計也凡諸與商所宜始者復刻爲成書命曰
行鹽事宜布之諸屬以垂久遠商且永永利矣今以是思
公也余曰公惠商如此蓋出於潔修恭儉之外余將有以
識公不朽哉夫幹山海以佐縣官之急所從來久矣自漢
元朔以後鹽鐵助賦之法壞於分遣諸使而商始大困未
足以稱也今兩浙之鹺近筦江浙畿輔十八郡民食遠筦
上谷雲中甘固甯延諸戍餉此皆國家所急倚於商者也
商胡可無厯念乎彼巧爲朘削不惜脂膏元朔諸使無論
矣藉令超出利場薄時計事則又漫不爲理澤終不下究
也惠商之謂何乃許公之於商若里父之於赤子保愛周
悉罔置餘力諸興薈計可百年近而民食遠而戍餉胥有
攸賴他若恤竈之政如蠲逋負均沙蕩賑凶荒深仁厚澤
纒纒在衆口者蓋又商所未能悉也記所謂法施於民則
祀之者庶幾乎其於祠也豈不宜哉故謹次其說勤之祠
下公名天贈乙丑進士新都黟縣人

請假疏

舒榮都

考選四川道監察御史臣舒榮都謹奏爲親老慕殷比例懇賜暫假以遂歸省以伸子情事臣由萬歷三十五年進士除授中書舍人懋俸五年十一月四十一年四月行取四十二年九月考選註擬四川道試御史見在候命伏念臣草茅下士遭逢聖明竊祿數載涓埃未効敢輒言私惟是臣有迫切至情不得不哀控於皇上之前者臣生數歲而臣母見背臣父子儲有感於曾參吉甫之說遂不再娶孑然一室幾四十年惟朝夕執經課臣以有今日方臣人官之始臣父已有痰火之症兼以足疾三于修途跋涉維艱臣念既不能迎親就養安忍受妻子之奉以故通籍八載妻子未嘗一日在邸舍往歲別臣父星言來京親見龍鍾潦倒之狀不忍遠離臣父孜孜以大義相勉重傷其意含淚就途今轉盼而臣父之年且七十二矣鄉雲極目悵子舍之甚遙風燭驚心撫餘日以堪愛且臣鄉落深山人安力作而憚客遊京師之內士商閭然浹辰之間不得再通家問頃傳臣鄉饑疫大作室家徬徨臣一念及五內如灼夫古稱人臣有不遑將父夙夜匪懈之義皆爲在事者言也今臣舊任久解新任未膺進無職業之可營退有衰嚴之關念不乘此時乞無用之身一圖歸省慰望眸於欲

斷供菽水於一朝而將誰待也我皇上孝宏錫類大小臣
工一切爲親陳乞皆蒙恩允臣不敢過望但得寬假數月
見臣父一面卽當前來供職查有前次考選諸臣如盧謙
等舊例可比伏乞皇上憫念臣私敕下吏部查照前例賜
准數月庶微臣桑榆老親微色喜於一時而犬馬餘力可
矢報於異日感激天恩甯有極耶臣不勝哀懇激切之至

再請假疏

舒榮都

考選四川道監察御史註差巡按湖廣臣舒榮都謹奏爲
候旨日久效忠無路懇再賜假歸省以恤臣私以伸子情
事臣由中書選擬西臺去歲三月蒙都察院題臣巡按湖
廣靜候俞音叱馭効勞臣之分也亦臣之心也獨以臣父
行年七十有七臣自乙卯徼假數月一見父面業已數載
於茲矣臣父以臣故鰥居四十餘年臣以臣父故妻子亦
未嘗一日在官離索之苦具載前疏夫君臣大義父子至
情皆人生所最關切而不容已者漢臣有言旣已背親而
事君則當奉職死節官下此情以義奪也若夫有欲致之
心而限於無可致之地徘徊顧望使天涯老親不獲一慰
其晨夕之感亦人子之所不安也臣前此欲有陳乞者三
一以病梲一以邊警梲一以題差梲躊躇情義之間未敢
率爾蹉跎至今傳曰爲人子而三年不聞聞其父不可謂

孝况臣自乙卯以來固五歷寒暑六更歲籥乎有爲臣謀者謂守踰數載豈不能再忍斯須諸臣激旨一時出國門者十有餘人孰非同咨便道過里省親而行實爲兩得臣非不知之獨念此數載內間中感觸動成辛酸輿馬之間枕席之士不知幾番揮灑且諸臣過里每於限外祈寬臣趁此間時少伸定省以免後來之煩瀆未爲非計但看衙門舊例未有題差而給假者亦未有候至八年題差一年有奇而尙待於給假者蓋事出時勢之所偶窮而根於天理人情之所必至苟在因心何嫌義起聖恩原自寬大錫類亦有同然伏乞皇上敕下部院寬臣數月庶微臣烏鳥之念得以少紓犬馬之力終當自效是亦恤臣私而風勵天下之一端也至所題湖廣之差如以彼中虛斧已久不宜再稽別舉才賢以充任使臣旣去之身非所得戀如以彼中年來多故題而復改恐開規避臣聞命就道亦不敢辭總之主恩未報臣不敢乞長徃之身其用其舍聽之皇上但徼皇恩使臣進退有據毋令天下謂聖朝有忘親之人良時有不顯之政所關國體士風非渺小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國朝文

節婦余氏傳

汪勳日放

余氏名玉梅農家女庠生士珂妻也性淑而樸年十七歸
盧以孝儉聞士珂業儒氏鬻釵鈿易經史日夕勸勉之翁
孝廉也顧之喜一十七夫故遺一女二歲先是士珂嘗爲
女說稗官中節烈事氏默然不應至是泣而曰鄉吾夫以
節烈事爲我言我心謂婦人不幸失所天不得已而以節
顯耳節之一事不忍存諸心亦不忍出諸口雖不忍出諸
口而心則謂人生不幸而有此作節婦自分內事耳不意
竟成讖也擗踊一呼目皆盡血當士珂疾革時持氏衣與
訣泪洟盈袖痕斑斑不泯氏值春秋忌日必衣以祭祭畢
歛而藏諸笥終其身翁後士珂十年死死時女適痘疹不
暇爲延醫女遂瞽氏撫女而泣女曰天之所以疾女者天
之所以哀母也使兒目不盲將終不得事母今日盲乃得
終事母矣自是母女熒熒相守步不踰中庭姊姒有終年
不一面者姑旣孀兒媳以次養氏迎姑至其居必躬執爨
多方備甘旨姑且喜且憐之女瞽而慧能爲母持家會邑
某有冀氏多蓄請欲委禽者氏心知其意而恐無以厭其
欲猶豫未能決女曰母休矣兒志久決矣前所云得終事
母者謂此也乃寢其事乙酉邑奴作逆女驚成疾明年女
死年二十六氏益孤尼媪有勸其禮佛者則謝之曰吾非
不欲念佛吾性不耐食素也姑勸之則曰吾不欲有持齋

名正欲謝絕此輩耳諸尼媪聞此言也羣起而謹遂相傳以爲不持齋不信佛者戒噫世多有鬚眉男子以死忠死孝爲不達時務不善保全身家者率類此又二年而病病亟泣向姑曰媳婦久應死所以不死者欲代郎終子職耳今病不能終事姑憾何如矣言未訖而瞑年五十八孀居三十一

論曰黟故多節婦大率好持齋梵誦節矣合道則未也余節婦始終不信佛老生平未嘗入寺刹事祈禱非大有定識力安能如此耶嗚呼志節婦所以風世也若余氏者則又可風節婦矣不亦卓哉

雷岡汪氏家塾記

錢塘 吳錫麒 聖徵

古者家之有塾猶國之有學也凡里中俊秀之士皆得畢集而教之故能蒸然咸卽於道自後世惟校官之設而此制不行今世義學之建所以補鄉學之闕也然或託之闈闈間其延致之者又皆村里學究不足通一經之傳故能自行束脩者恒不屑就焉則知教之不可無其人并不可無其地也徽州黟縣宏村自南宋時汪氏聚族而居其北有山曰雷岡因稱雷岡汪氏村南有湖曰南湖廣百餘畝居民以時蓄洩灌溉之饒環食其利堤植花柳濃陰翳如夏則芰荷殷然彌望一碧遊蹟之盛比於浙之西湖堤外

有溪曰西溪清風徐動淪漪自生湖光映帶與之同白今其族父老於南湖之濱捐貲建立以文講塾以爲子弟肄業課文之所潔其脩脯延名師以教習之其於古人家塾之義固有合焉夫壬子呻其佔畢偃仰一室塵空塲鬱日跼踖於市廛湫隘之地而外之無以發皇耳目內之無以開豁胸襟將感縮壅闕於中欲其自出光燄激滌牢籠發爲文辭以求工於古人蓋亦難矣今南湖水木清華足資登覽則游息者且得奮其才力以自抒寫一旦性情流露風氣廓開颺舉泉湧亦將如是湖之滉漭瀾漫而莫測其涯涘者雖然不可以不誠也大抵清淑之氣磅礴鬱積在賢者攬其山川之勝則隨事抒意皆足以寫其性靈而不肖者狎比淫朋寄情花鳥又適以暢其盤遊之樂而不知廣居正路之循豈不負甚南湖旣擅斯美而是塾之設在主講者必得耆生碩儒爲之講道論德俾之涵泳乎藝林而爲之子弟者亦必束身砥行以求至乎聖賢而不爲耳目之役不從匪僻之遊并不累於世俗利祿之習則入其門聞鼓歌絃誦之聲登其庭見罄折趨走之節雍雍乎秩秩乎君子謂古學校之隆其將復見於是堂也已

汪文學傳

休邑 鄭牧

汪藹字吉臣號鳳林黟之宏村人八歲能爲詞賦族祖純

仁見而奇愛之十二歲作松烟綠萼梅賦以神童稱從叔士選學舉子業爲諸生每試輒屈其儕耦而鳳林自視常若不及也徽州人以商賈爲業宏村名望族爲賈於浙之杭紹間者尤多履絲曳縞冠帶衰然因而遂家焉至於仕于其地者一舉手搖足無不視爲利藪所謂吏而商也民之彫瘵舉不關於其心鳳林習熟見聞常以是爲世道無窮之憂焉鳳林生而志潔行廉自其父東湖公作令蕭山鳳林隨之官舍撫循蕭山之民興利除弊一時民愛戴東湖公如父母而東湖公則清風兩袖鳳林顧而樂東湖公以爲我家故貧賤也豈以纜釋褐而頓易吾書生之素哉

東湖公諱士通以乾隆辛酉入貢癸酉登賢書丙戌蒙

恩以知縣用爲蕭山令人謂蕭山之治宜得顯擢而顧屈於常調於是人益尙東湖公之清介而嘆鳳林之廉潔也東湖公歿於家鳳林奉繼母家居無軒冕情篤於故舊廣德濮陽窻耘歿於廣德鳳林病猶欲往弔居常有言曰我有德於人是不可不忘也若人之有德於我是不可忘者也族祖復齋宇瞻嘗有德於東湖公及復齋宇瞻歿鳳林皆爲立傳以誌不忘人以此尤重鳳林云世以文學推鳳林有文集八卷藏於家死時年三十九

贊曰予與鳳林先生之子樹棠遊見其貧而知學問其所

以然者而知其祖東湖公亦嘗致身通顯爲邑令而獨不肯贏資聚以爲子孫衣食之謀也鳳林廉潔善體親心以啟樹棠不失其家學其身後所致則豐矣而生前所遇則嗇也然當今世爲廉吏子孫者亦何可多得哉

節婦黃氏傳

歙程恩澤 春海

舒節婦黃氏者黟縣宋御史黃葆光嫡裔貢生黃其吉女年二十適同邑舒朝進明年夫歿遺一子允熾未周晬痛不欲生舅姑喻以大義乃慨然謂一死不足以慰地下事舅姑益敬謹舅姑樂善好施節婦多贊成之里值荒歉舅姑出粟以濟緩急節婦亦以紡績之餘相助多所全活舅

姑享年八十餘養生送死咸盡禮節撫孤允熾備極劬辛稍長督以學時舅姑春秋高望允熾甚殷年十六一應童子試未獲卽令就武試乾隆丙午科舉於武闈諸孫亦體慈意各各力學長孫學謙入郡庠補廩會餼次孫學銘入邑庠節婦性寡言笑勤動作娣姒無間戚里以睦居恒語曰男有男節女有女節皆分內事非可以此博名也嘉慶十二年年六十一考終守志四十一年十三年蒙恩給帑建坊以子允熾授武畧騎尉例贈安人

論曰昔行義桓嫠有言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今節婦不學於古而言與之符其行豈有異哉雖然桓嫠之遇蹇

而節婦以令終子若孫賢且孝殆仁而好施之報耶嗟乎世之擁厚貲而膜視窮餓者多多矣曾亦聞舒節婦之風耶

小桃源吏館記

知縣 徐正琳

黔古邑也四面皆山而吏署適當其中自漁亭行十餘里有洞焉形如城關右倚山左臨溪僅通一騎往來於黔者悉由此舍此無問津處因武陵有桃源故以小桃源別之歲乙亥余來宰是邑次第修理廨舍先治事所次及賓館旁舍凡兩閱寒暑始竣事蓋財力不繼時作時輟長吏不能尅期也戊寅夏余自京師回欲構數椽度置文卷且爲退食地憚于工作之煩遂於客廳之西因舊舍而加治之南向北向各有兩間北向者較窄丈餘乃添建一間以配之於是西偏之墻如繩之直中築短墻以代屏墻之上用磚結爲窗櫺花樹之在墻外者皆呈露于几席間忘其庭宇之盛也旣成顏之曰小桃源吏館或謂桃源之稱古今來疑隱疑仙迄無定論要爲世外人所栖止豈得有吏又豈得有吏館且旣爲吏則人俗旣爲吏館則地俗而以小桃源名之將自附爲隱與仙而不知名與寔不相稱也余曰余之名是館正紀其寔也黔地山水清秀其民俗勤儉有古風稱爲小桃源不愧吏于斯者撫安而鎮靜之還其

涓樸使之含哺鼓腹于光天化日之下民為小桃源之民
吏亦為小桃源之吏以是名館矣為其不稱耶且余之名
此尚有說吏七品官耳然奉

天子命宰茲百里供其職始稱其官知其為吏館則當勤
吏事不得視為平居游息之所也知其為小桃源吏館則
當勤小桃源之事尤不得視為園亭游戲之所也余所以
名之以自勉焉若夫桃源之為仙隱小桃源之非仙隱與
夫吏館之俗不得附于仙隱余固未暇辨也

元音序

陽湖 孫星衍 伯淵

漢已前有字學無音學音有五方之不同不可以一方定
之故稱讀若或稱偏傍云某聲隨地呼之而音自正識字
愈廣自沈約以吳人定四聲為韻書唐人又揚其波此方
之音始不可通于他方古人之音又不可通于今人矣愚
嘗舉爾雅論之如鳧苾本讀孳齊可也俗又增其字鮪即
鮪鱣即鱣也麋鵠即俗稱書眉以說文論之蟬與鱣皆從
單聲則蟬可讀如蜚螻之蜚而大戴之蜚螻即今俗所稱
名後人音蠖為丁歷反不知其應讀螻也壻从胥聲讀細
最從取聲足破顧氏炎武支虞不相通之說也以漢書註
論之如涓以姬為妾稱讀如怡正今俗所稱姨娘之本姨
當為怡顏師古反駁之悞也且唐人分飯為上去二聲不

知西人俱讀上聲分惡惡為去入二聲不知北人無入聲勢不可行久矣似此更僕難數及晤養正先生讀所著元音知其兼綜古今不拘方土立之準的以子從母一以貫之有條不紊矣愚究心六書于古人象形之旨似有獨得又于聲音之道亦微有會焉皆無撰述問世他時舉以質養正定不以吾言為逕庭也蘭陵族星衍書

聊復爾集序

歎羅尹孚子信

去夏從松下清齋橫軸中得讀先生古體題詠其秋又從黃雪篷茂才積翠軒圖冊中得讀先生近體題詠贈孫詩温直顯融協於大中躡如清風之中人也贈黃詩明白坦蕩紆餘條鬣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雪篷因為余言此間詩人唯質翁菲枕經史研練風雅且經海峯劉先生淵源指授彌益鼓舞其心發洩其用馳騁思緒出沒毫端其集積有成編未付剞劂故但嘗其一轡余謂十羊九牧徒建藩離全豹一斑已覘文采何必門人補輯逢遼東之本好事研搜誦河西之篋哉適俞師汝茂才手攜是編見示流覽桶畢復潛心而翫之大率性情所寄學問所詣不名一體時而氣骨高妙絕去雕飾天容道貌即之冷然也時而筆力豪宕高古激越如秋空飛隼盤旋百折招之不肯下也藻秀春擷花艷晴掇蜀錦新濯鮫綃乍出其情采之縟麗

也句練字戛音覈韻軋胡笳羌管霽晚孤吹其音調之淒
繁也雍容車騎屢動雕章嘯傲煙霞仍涵寶思感知已以
悼恩懷舊德而何極繁章與霞月俱亮爽律與雲天並高
則又壯思雄飛虛明獨照也然有作噫暗鬱伊之聲吐酸
惋衰颯之氣悽焉而秋清兀然而冬涸悲窮歎老咨嗟幽
憂與昔年魁壘頓挫飛揚硃胸臆若有殊者豈自古來
通人達士其哀時憤俗義心苦調有未易測量其淺深乎
讀其詩感其遇行且為先生悲矣悲之而無以慰之則為
蕪詞遙相以狀之而未知有當於先生與否也余所蓄於
心者如此閱旬日而師汝來攜去且曰盍一言以歸之余
日向固問子子未嘗云然也今急趣將何以應哉雖然余
固有所欲言也即敘次余心之所欲言者為書於後嘉慶
二十三年歲次戊寅夏五古歛羅尹孚撰

舒力齋先生詩文序

黃元治

余賦性頗豪自丁酉後多遊名邦大都知交海內名士其
在吾邑獨心折二先生一為程公拙存一為舒君力齋蓋
弱冠時所奉為楷模至老而彌篤者也兩宅千予家姻婭
纏聯亦皆由此蓋其道德文章俱可不朽云程公淡泊甯
靜文如其人舒君名譽藉藉而撝謙自處真誠動人故其
為文與詩皆醇雅出乎天性之自然聞其少年獨鍾愛于

王母江太君蓋太君年二十二稱未亡人苦節孤貞而嚴整訓子若孫雖細行不少假貸則其所鍾愛者可知矣甲申乙酉間世變年荒舒君補邑博士弟子而旋棄之潛心程朱之學然則其道德文章殆性也而學半之歟讀書自樂凡閱九載復奉其先公五友先生命出應有司試冀得一當以成乃翁報切春暉之志而數奇屢困于秋闈竟令賣志以歿嗟乎傷已顧生平實恬淡寡欲不戚戚於貧賤因不營營於富貴則通識隨事行藏之道亦得力於程朱者有根源也晚年中堂吳賡菴先生以西席請至則謝交遊慎出入幾歷星霜乃成四書偶質一編尙未授梓而予亦以宦遊未獲覩知可藏諸名山者已今舒君繼志述事者歷世有人歲壬申君歿君之哲嗣集其詩郵 都門見示展閱時如對嚴師畏友欲弁數言於首而未敢輕越今十年予奉

簡命出知徵江公餘夜靜乃得追憶平昔所以訂交訂姻於先生者而質言之以答其哲嗣顯揚先列之意云爾

碧陽書院復舊章記

黟邑碧陽書院嘉慶十六年前令吳君甸華謀於邑中人士哀費建成并以餘銀六萬兩分發鹽典商生息計歲入息金三千六百以爲延請山長脩金生童住院膏火而邑

中之應鄉會試者於此中給以資斧其他諸用亦各條分
縷析預防流弊蓋吳君與邑人共相商推請於上官而后
刻石示後其法至善也逮吳君去黜數載司事之爲合邑
公舉者變而爲各都輪管歲易其人舊章漸廢昔則歲夫
有餘至是轉爲不足是皆事不畫一日就因循所以十餘
年之間冗費則日滋甚而鄉會試之資反無所出過此以
往勢必於六萬金之中挹注矣涓涓不塞不亦大可慮哉
余權知黜事旣爲詳悉其事復思欲節其流先清其源爰
罷其輪管之說訪邑諸生之老成公正者二人專司書院
之事率由舊章謹其出納諸弊悉除後之人果能自此相
承弗替庶幾可垂久遠矣邑人請爲文記之輒述其大畧
如此烏虜天下事之壞於不循舊章者豈獨是書院也與
哉道光五年三月同知銜署黜縣事呂子珏記

杏墩日抄序

朱霽

杏墩胡氏多藏書予每至其家翻閱典故未嘗見其有醫
書也一日出一冊以示予且屬序而行之余披觀卷帙則
談醫論藥審證類方窮理志異叙事說雜共十有六卷皆
醫書也而皆取之經史子集叢書小說之中嗚呼杏墩可
謂真能讀書窮理盡性致命而不泥迹於一材一藝之學
者夫予不知醫而嘗喜讀醫書故自黃帝靈樞伊尹湯液

秦越人八十一難經漢倉公迴風沓風張仲景金匱玉函等書以迄王叔和皇甫謐楊上善孫思邈王冰劉完素李杲朱震亨薛己諸人之著述無不心領而神會之竊嘆世之人以醫書視醫書而醫道亡吾儒以聖經賢傳視醫書而後醫道存是說也藏之於心不敢與世之一材一藝者辨而世之一材一藝者又不知予之所謂以聖經賢傳視醫書作何會通此醫道之所以卒亡索解人而不得也而後乃今始得吾杏墩而會通之杏墩之書蓋能以經史子集叢書小說視醫書而予則以內經難經脈經鍼經等書視聖經賢傳也不然者自古及今醫書之傳五百九十六部萬有九十二卷世之一材一藝者豈能一一而盡閱之乎不惟不能盡閱吾亦不冀其能盡閱也不惟不冀世人能盡閱卽亦不願吾能盡閱之也何也吾昔已得黃帝之書而會通之今夕得杏墩一十六卷之書而會通之也乃杏墩方且慊然不敢自足以一十六卷之未能盡經史子集叢書小說之奧予以世之一材一藝者果能讀書窮理盡性致命如杏墩卽此一十六卷卽可作讀五百九十六部萬有九十二卷也嗚呼得其說者醫道長存而不亡可也契天人之秘通古今之奧盡性命之微悟陰陽之蘊技也而進乎道又重賴杏墩之書而會通之也爰序而還之

黜異日者或有挾册而請曰會通柰何吾知杏墩固笑而不相應也

補遺

宋

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

汪勃

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觀

陛下臨御以來興衰撥亂投戈息馬孳孳焉以講藝論道爲先務比者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聿修學校周徧海宇猶以爲未也涓日之良春幸賢關秋幸祕省崇儒重道同符 祖宗萬幾餘暇不邇聲色親寫羣經

刻石上庠頒賜泮宮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上之好惡臣愚以爲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爲之趨嚮則所繫顧不重歟今鑠院有日欲望戒飭攸司一去一取尤在所謹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爲表裏以不應 聖化豈不踴歟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



